

口
交
裕
綬

高
交
裕
級

序

昔昌黎韓子自言爲文，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吾嘗以思韓子之言，信乎？其所求之書，誠足乎？足也。曷言之？假而生乎六國秦漢之際，且無司馬遷相如揚雄，而其文益盛於漢。假而生乎唐虞三代，且無莊周韓非李斯，而其文愈盛於秦。夫安所得唐宋以來之文，咿咿而熟之，旦旦而勤之，而後能文哉？後之文人

者、其爲文不若韓子。其學之不雜、不若韓子。未必兩漢、遑議三代。然而寵斯言也、歷今而弗衰。歐學東漸、說乃大變。以爲誠若是、是責乳哺之兒飽豚蹄也。強而進之、不啜則病、而又烏足以碩其軀。於是、有適用之說、有普及之說、有言文一致之說。而更輯教材、更編教策。莘莘之子、荒於經、而期期之儒、訟於室矣。吾嘗出而調其說。今將講禮乎辟雝之堂、揖遜乎冠裳

之會、則球圖赤刀之粲陳、琮璜璋璧之錯列、玄黃衰
黻之焜耀、皇皇乎其章也。若夫恒居素用也、則麥乎
蕡桴土鼓而已足爲珍。光乎茅茨土階而已足爲麗。
今將勒金匱之書、發明廷之詔、則將使賈董操觚、鄒
枚削草、班馬子雲潤色而敷揚之、炳炳乎其文也。若
夫家言草札也、則魯魚之克辨而已足爲能、章句之
不瑕而已足爲達。且夫所知者伊周孔孟、三代之而

不知舞勺舞象之偏長。方名六書之僅釋者。亦三代膠庠之化也。班揚鄒枚。兩漢也。而不知凡蔣訓纂之奇零。閭里書師之佔畢者。亦兩漢多士之林也。然則盡三代兩漢而孔孟班揚之。而勢且不可。而以責之今。而蘄之一世之人也乎哉。亦將取乎兩暘錢鏞之記。足以適農。度數形體之記。足以適工。盈輸出納之記。足以適商。抒情述事之作。足以適家庭。適社會而

止焉而已爾。是則近世之歸方姚曾焉者，吾猶病其
駢枝而不良於用，而又何三代兩漢之爲。李君問漁，
古文拾級之纂，以授學子，固畸於文者也。然其始國
朝而明，而宋，而唐，以及兩漢，以及秦，及周，其進之也
有漸，其不至啜而病也乎。李君方以宗教教世，自吾
交數年，而識其爲謹篤質厚之君子也，爲序其書。
宣統元年己酉五月通州張謇

序

一國之語言、一國之心志所藉以交通也。一國之文字、一國之理想所藉以徵驗也。故觀國者、每卽其文字以覘之。未有文字浮淺委瑣、陳腐狹陋、而理想不
愧於文明者、此其所以尊爲國粹也歟。其用不外言
事與言理、而其要則在啓新知以擇別、改從、雖哲學
與專科、罔不以此爲要。歌咏陶淑之功、特其餘事焉。

耳。昔羅馬文宗季宰六之言曰，凡文字欲人歌泣者，須先歌泣一千回。欲人省悟者，須先省悟一千回。事不如身親歷，言之何以了當。本末先後，應有俱有。我國語言，其足以發明心志，而交通之與否，茲不俱論。而文字則固一國聰明才智會萃之林，心力腦神表詮之地。以是論文之作，自古接踵。無如病蹈空，鮮指實。卽季宰六論文八卷，亦不能免。蓋言事言理，貴有

物有序。非深於哲學，精於名學者不能。而辭藻，尤非多讀多記不能。用字造句，馬氏文通雖具梗概，而謀篇分段，尙付闕如。楊子有言，言，心聲也。書，心畫也。畫有形之畫易，畫無形之畫難。文字爲美術之冠，其神韻全在牝牡驪黃之外，巧固不能與人也。余同學間漁，所選古文拾級凡百篇，先今後古。以其與我並世者，今也。耳目有同濡焉。自卑自邇，尤合現今之教授。

足爲逮古之津梁。學者苟於離經辨志之餘，仿曾文正分段法，如呂東萊古文關鍵之爲者，將逐節聲調之異同，句豆之短長，一一口誦心維，勿以百篇爲少而精熟之，熟則能巧，國粹之存，其在斯歟。

宣統元年春三月南徐馬良序

自序

歲乙酉，余從倪公懷綸，會議漢臯。舟次，無所事，嘗遵
畔一巡。公諭余曰：人心之所得，殆以巨艦爲最奇。不
觀其駛行乎？排猛浪，破驚濤，風疾星馳，瞬息千里。越
天塹之萬險，繞地員而一週。交通百族，聯絡五洲。遷
天下之有無，張強國之權力。皇皇鉅製，莫與京矣。余
聞之以爲然。旣而思之，有不盡然者。舟之所載，人物

而止耳，而道德不與焉。舟可以及遠，而欲其達上下，貫古今，則不能焉。然則人所作最大之業，果何在乎。曰：惟文辭而已矣。溯自文象立而結繩移，鳥迹明而書契作。迄今數千百年間，道統昭垂，教化流行，治術沿革，故實留存，無一不寄於文字。故文辭者，纜八懸千古，繫萬事萬理之一大綱維也。人心之所得，孰有大於斯哉。雖然，文之體，迥不相侔，不可以不判。自

來騷人韻士，藝擅雕龍。駢儷之詞，滿楮月露。濃艷之作，下筆珠璣。皆可以娛性情，而無裨於實用。故維持世道，啟豁人心者，惟雄暢清利之辭。此古文之所以尚。學者不可不讀者也。然而讀之實難，名人佳著，累萬盈千。欲盡披觀，望洋興嘆。於是有選本出，而唐氏翼、儲氏七種、吳氏觀止、浦氏眉詮、茅氏文鈔、姚氏類纂等，膾炙人口，由來舊矣。近歲朝廷改制，科學多門。

童子束髮就傅，其致功於古文者，爲時益尠。遂覺諸家之選，過繁且深，非中才所能從事。己酉春，張君士泉、理學滙庠見諸生涉獵無定程，良用慨然。因言於院長崔公，擬另選古文，爲操觚者法。公善之，以事委余。余不學，何敢擅自纂輯。乃謀於王鑑林、金淮秋兩孝廉，擇清勁易法者百篇，釐爲八卷，分上下二冊。顏之曰拾級，取拾級而升之義。又偕孫鑑秋副車，畧加

註釋，以便啟蒙。夫前人之說，間有不合純正哲學者，予賞其文，不取其義。願讀者亦知所從焉。

宣統元年春南沙問漁李杅識

凡例

一古文氣骨筆力，悉從經史沈浸而出。讀之不特能解他書，而啟奏文移簡牘記事壽章墓誌等，皆取法於是。則人之所需於古文者最夥，學者可不致功于斯文哉。

一自來風氣遷移，文體與之漸變。說者謂左氏文章，有佳處十一。一老健。二風華。三變化。四波瀾。五接渡。六雙收。七空中預埋。八閒情照應。九陡然而住。十詳畧有方。十一若斷若續，可合可分。司馬子長文，爲古今第一。其天資高邁，又能博記羣書，故筆秀神清，措詞雄勁。昌黎文如巨浪排空，怒濤捲雪。時而迴環重複，時而佶屈聱牙。百體備具，不落窠臼。柳文則勁悍沈寥，洵千載以來之曠音。歐文則光燄外爍，可方於漢之鼉錯賈誼，唐之陸

贊、文雅正而密，最合奏疏體裁。宋之老蘇文，有質實處，有跌宕處，有深奧處，有馳騁處，有安徐處。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大蘇文，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竭。開闔縱橫，鬆爽俊快。雖至難辨之事理，至難狀之情形，一經闡發，無不了然言下，躍躍欲出。明文、國朝文，亦多醇厚之作，然大抵清麗者居多。由是觀之，時代愈遠，則文體愈高，讀者不可躡等焉。

一溯自三代迄於今，文章之富，汗牛充棟。欲盡讀之，不特購置爲難，卽秉性聰慧者，亦未免望洋興嘆。職是之由，另刊讀本，爲勢所必然。第諸家所選，或以辭類編。奏疏與奏疏合，墓誌與墓誌連。遂致周漢文後，卽繼以近時文，濃淡迥殊，水乳並進，殆非循循善誘之方。或又以時代編。以左傳冠首，旣而兩漢六朝，相承而下。顧幼生輩，方讀經書，粗知文字，輒授以深奧之

詞，不過信口伊唔，莫會其中意義。何異孩提學步，遽令其登山，不亦難乎。一是編爲高等小學，及中學堂用。以國朝文之最清淺者列卷首。次明文，次宋文，次唐文，次漢周文，愈後而程度愈高。雖亦依朝代編次，然逆行而上，與前賢之選異。譬如登高，自卑下起。因名之曰古文拾級，取拾級而升之義焉。

一讀古文不貴多而貴熟，尤貴句句詳明，無一字混過。故是編僅選百篇，分八卷，彙爲二本。學者果融會而貫通之，自覺信手千言，倚馬可待。倘復多覽諸書，則終身用之而不盡，不亦懿歟。

一凡爲文，詞義並重。詞佳而義不勝，其文膚泛。義真而詞不暢，其文淺陋。皆不足取。但義出心靈，詞賴學力，俱不可強致。世有評文法者，於無法之中，

求其定法，曰：此折筆也，此頓語也，其計亦甚左矣。試問作文者，何嘗故意曲一筆，故意折一語。要惟心到筆隨，文自壯麗。緣是是編不加批語，惟難悟處，畧爲註釋，以便初學生徒。

一中國文體，無妙不臻。牋也、檄也、贊也、頌也、謳也、誄也、教也，皆文人所宜曉者也。但是編特爲便初學起見，又以百篇爲限，故此種文皆不錄。聊以省篇幅，而便購置。想亦見許於寒儒。

一坊間古文書，多鑄密圈密點。不特無濟於實益，反能混人瞻視。是編惟圈點以別句讀。文之妙處，讀者玩味而自得之可也。

一讀古文如自作然，細審通篇，第一段何義，第二、第三，直至末段何義。逐段審明，便知其如何承接。他日自作，只須立意而便可直書，蓋神而化之矣。

古文拾級目錄

張序

一張

馬序

七張

自序

十一張

凡例

十七張

卷一 清文

著者

頁數

送鍾夏卿歸龍山序

郭嵩燾

一

秦星樵六十壽序

郭嵩燾

四

復彭麗生書

曾國藩

七

君子慎獨論

曾國藩

九

原才

曾國藩

一一

唐徐有功論

袁枚

一三

伊尹論

沈近思

一七

論文

魏禧

二一

答李映碧先生書

朱用純

二四

又答李映碧先生書

朱用純

二六

卷二 明文

著者

頁數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二九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朱睦㮮

三一

緝熙聖學疏

薛瑄

三五

與彭學士書

何喬新

三八

扶植國本疏

林俊

四二

與王純甫書

王守仁

四八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五一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

五四

孝子趙公德宏墓志

李元陽

五七

徐文長傳

袁宏道

六一

閱江樓記

宋濂

六五

景定諫疏序

宋 濂 六八

范文子論

蘇 軾 一一六

獨坐軒記

桑 悅 七一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 軾 一一九

深慮論

方孝孺 七三

大臣論上

蘇 軾 一二一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七六

卷四 宋文

著者 頁數

卷三 宋文

著者 頁數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 轍 八一

乞常州居住表

蘇 軾 一二八

黃州快哉亭記

蘇 轍 八四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 軾 一三一

臣事策一

蘇 轍 八六

諫買浙燈狀

蘇 軾 一三四

爲兄軾下獄上書

蘇 轍 九一

養才

蘇 洵 一三八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疏

蘇 轍 九三

審勢

蘇 洵 一四三

眉州遠景樓記

蘇 軾 一〇二

管仲論

蘇 洵 一五一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 軾 一〇六

諫論

蘇 洵 一五四

教戰守

蘇 軾 一〇九

上韓樞密書

蘇 洵 一五七

策略一

蘇 軾 一一三

上田樞密書

蘇 洵 一六四

任相

上歐陽內翰書

義田記

卷五 宋唐文

豐樂亭記

梅聖俞詩集序

縱囚論

朋黨論

本論中

論選皇子疏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寄許京兆孟容書

宋清傳

梓人傳

蘇洵 一六八

蘇洵 一七三

錢公輔 一七八

著者 頁數

歐陽修 一八三

歐陽修 一八五

歐陽修 一八七

歐陽修 一八九

歐陽修 一九三

歐陽修 一九八

歐陽修 二〇〇

柳宗元 二〇六

柳宗元 二一四

柳宗元 二二六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爭臣論

潮州刺史謝上表

論佛骨表

卷六 唐文

進學解

伯夷頌

原道

送孟東野序

答崔立之書

與孟尚書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柳子厚墓誌銘

新修滕王閣記

柳宗元 二二〇

韓愈 二二三

韓愈 二二九

韓愈 二三三

著者 頁數

韓愈 二三七

韓愈 二四一

韓愈 二四三

韓愈 二四九

韓愈 二五三

韓愈 二五六

韓愈 二六一

韓愈 二六三

韓愈 二六八

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陸贄 二七〇

卷七 漢文

著者 頁數

爲後主伐魏詔

諸葛亮 二七五

三游論

荀悅 二七八

求通親親表

曹植 二八二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二八六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蔡邕 二九二

答蘇武書

李陵 二九五

尙德緩刑書

路溫舒 三〇一

陳情表

李密 三〇六

前出師表

諸葛亮 三〇九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三一二

論貴粟疏

晁錯 三二四

過秦論上

賈誼 三二九

卷八 漢周文

著者 頁數

留侯世家

司馬遷 三三五

管晏列傳

司馬遷 三四二

屈原列傳

司馬遷 三四八

鄭伯克段于鄆

左邱明 三五五

曹劌論戰

左邱明 三五八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邱明 三五九

子產壞晉館垣

左邱明 三六一

召公諫厲王止謗

國語 三六四

敬姜論勞逸

國語 三六六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三六八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三七〇

范雎說秦王

國策 三七五

馮煖客孟嘗君

國策 三七八

古文拾級卷一

清文

送鍾夏卿歸龍山序

郭嵩燾

郭嵩燾字筠仙，湖南湘陰人，道光年進士，官至侍郎，出使英法等國。

同治十年冬，朱香蓀少尉，介余見龍山鍾秀才夏卿。視其貌，若甚樸者。少尉病盲去官，鍾君具舟楫送之長沙。逾年，又送其母妻以來。往返常數千里，不知其身之勞而奔走之爲無名也。余旣聳然異之。一當咸豐十年，廣西賊石達開，自楚竄蜀，道龍山。龍山令委其城以遁。少尉獨與鍾君及黃君伯海，饒君藻汀，乘城以守。削竹爲兵，鄉人用牛車轉粟入城以爲食。少尉日與鍾君

三數人，談笑擊鼓，剗木發火，與賊礮聲相應，據陣指望以自壯。會援師稍稍集，賊亦竟去。少尉以此名聞湖湘間，而卒不得晉一階。鍾君與其邑人守城者，亦絕口不一言勞。余聞益悲。自古賢人節士，多出於亂世。艱難足以成其志業，事變足以發其才氣。朝廷又爲懸旌賞之典，不次之擢，以激勸之。是以草野奇傑之士，爭自奮起於其間。而吾所見一二志節自負，獨處觀變，不以榮進，亦往往有之。竊疑天下之才，挹之而日出，蘊之而日深，亦與世爲無窮也。而亦有文章質行不著於外，而所蓄甚奇而不可測者。其用之，足以感金石，質鬼神。尋常居處，混然無以異於常人。此古豪傑偉人，汲汲以求人才，惟恐不一得之，而知之又惟恐其有不盡也。若鍾君者，不得少尉，一鄉里

人耳。得少尉自任守城，鍾君相與以一節周旋，始終不渝，然後吾人皆知有鍾君之賢，而鍾君自視猶常人也。「吾又以知天下之人才，惟能樸也，而後可與當大事，臨大難，而不變所守。鍾君者其真所謂樸者耶。嗚呼，斯其所以賢也。」今世達官貴人，所謂才者，皆其趨踰應對適意者也。見一樸者，必推而遠之，曰：「此不勝事也。彼適意之果能勝事與否，吾不敢知。而樸者之勝事，則固達官貴人之所不能知也。末世之人才，所以終無復古之望與。」少尉又言鍾君爲人所不可意。雖甚貴顯有名，一不與相接。然則鍾君者，非人之能遠之，鍾君又自遠也。「歲十一月，天寒風慄，堅冰在塗，鍾君浩然將歸龍山。吾無辭以留之，而爲之說以贈其行。且以告夫當世有用人之責者，一講

明乎斯義也。

龍山縣，在湖南永順府。削竹爲兵之兵，係戎器。剗音枯，判也。陣，蒲靡切，音脾，城墻也。晉，進也。階，謂官階。渝音俞，變也。慄音栗，竦縮也。

秦星樵六十壽序

郭嵩燾

同治癸亥之秋，嵩燾奉命權撫粵東。其冬，王漁莊學使歸，相見慰勞，言三月來吏事之興起多也。問之曰：粵東吏治之敝久矣。始至高州，聞新使者勤習吏事，相與肅然。及至雷至瓊至廉，所聞皆然。實始坐堂皇，理案牘，則亦相與憮然久之。而聞澄邁令秦星樵先生，在官能舉其職，始終一節，不隨人俯仰。澄邁，爲瓊州近郡治之邑，遠處海外，多瘴厲，而視瓊屬諸邑爲最優。以其人

之安居也。欲令久於其化，不與更調。於是益究知先生初選，得巫山訓導，以憂未赴官。服闋，權大邑縣教諭。會滇回闌入縣境，大邑令聞變，倉皇無措。以先生才能幹濟，一以城守事任之。寇攻城急，先生登陴固守，設方畧禦之。遂以功選授澄邁令。於時年甫及三十，知其治行爲有本也。會奉內召之命，始終不獲一見，而益心擬其爲人。一越三十有三年，少樵邑丞來湘陰，文明而暢朗，清儉而勤謹，邑人嘖嘖誦其賢，詢知其爲先生令嗣。先生由澄邁調補新寧，以憂去官，遂不仕。至是奉先生就養官舍，而聞其精氣完固，舉止矍鑠，一如往時，信乎磊落英邁，多介繁祉，以洵臻乎大年也。一夫人生膺受之福，各視所積之厚薄以爲量。譬若器之容受然，納之甕盎之中，傾而注之槃

孟，則溢矣。納之斗甬之中，轉而灌之甕盎，則又溢矣。先生治一學，舉一邑之
急難而託命焉。治一邑，舉一邑之所以爲教，所以爲養，通古今之宜而就理
焉。此其心沛乎其有給，而其量廓乎其有容。順而施之，光而大之，以蔭庇其
子孫，而昌明其世業，繁衍廣博，焜燿緜遠無疑也。今年九月，爲先生六十
壽辰。邑人感於少樵令丞之爲惠於民，而有神於一邑之政。又益推知先生
之賢，爲能啓其後而昌其年也。以嵩燾官粵，與先生有同官之雅，求爲序其
畧，以爲介嘏之資。南山之詩曰：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耆。樂只君子，保艾爾後。人
世之至榮極樂，無以加此矣。先生其亦欣然而晉一觴乎。

澄音懲，平聲，清也。閔，止也。巫山縣，在四川夔州府。大邑縣，在四川邛州。

滇音顛，西南夷名。回，謂回子。新寧縣，在廣東廣州府。盜，烏浪切，益也。

復彭麗生書

曾國藩

曾國藩，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戊戌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一等侯，謚文正。

前承惠書，存唁不孝。頃又蒙手書，所以期勗故人，甚篤且勤。國藩積愆叢慝，無實行而盜虛聲，爲神明所不容。乃不隕滅我躬，而延禍於吾母。椎心悔憾，蓋不得自比於人數，其又何經濟之足言。顧如足下所稱，今日不可救藥之端，惟在人心陷溺，絕無廉恥云云。則國藩之私見，實與賢者相脗合。竊嘗以爲無兵不足深憂，無餉不足痛哭。獨舉日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義恐後，

忠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退縮者，果驥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此其可爲浩嘆者也。足下與某公書，言之至爲深痛。積年痒疥，爲君一搔，憂患餘生，得少快慰。一國藩來此，蓋以鄂中失守，恐其回竄，不得不出，以自別於畏死者之徒。至於求有補濟，則骯髒之性，將以方枘周旋於圓鑿之中，亦知其鉏鋤而鮮當矣。刻下所志，惟在練兵除暴二事。練兵，則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除暴，則借一方之良，鋤一方之莠。故急急訪求各州縣公正紳耆，佐我不逮。先與以一書，然後剴切示諭之。一年來飽更世故，又經憂患，齒髮稍侵，精神頹敗。幸故人一來顧我，相對叙論，收召散亡之魂魄，祓濯如山之塵垢。庶幾

生新機而還舊識，卽拯時艱於萬一，亦未可知。郭筠仙、劉霞仙、羅羅山、及平
日交舊，都來此間。尙望足下惠然命駕，無任佇企。

樵音追，擊也。陷音吻，合也。曠音襄，舉也。痒音養，癢也。疥音戒，瘡也。骯髒，
悻直之貌。骯，胡朗切。髒，子朗切。玉篇，骯髒體胖。柄音苜，木柄也。宋玉九
辨，圓柄而方鑿兮，我固知鈕鑿而難入。祓音弗，潔也。

君子慎獨論

曾國藩

嘗謂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爲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
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懷其爲獨，而生一念之誠，積誠爲慎，而自慊之功密。
其間離合幾微之端，可得而論矣。一蓋大學自格致以後，前言往行，旣資其

擴充。日用細故，亦深其閱歷。心之際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麗於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則夫善之當爲，不善之宜去，早畫然其灼見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實有所見，而行其所知。於是一善當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則趨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我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僞斯出，所謂欺也。惟夫君子者，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者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慄如帝天，方寸而堅如金石，獨知之地，慎之又慎。此聖經之要領，而後賢所切究者也。一自世儒以格致爲外求，而專力於知善知惡，則慎獨之旨晦。自世儒以獨體爲內照，而反昧乎卽事卽理，則慎獨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誠，非格致則慎亦失當。心必麗於實，非事物則獨

將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麗，朗計切，連也，繫也。研，五堅切，窮究也。墮，同情。

原才

曾國藩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眾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眾焉。此一二入者之心向義，則眾人與之赴義。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則眾人與之赴利。眾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入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

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尙。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濕，火就燥。無感不讐，所從來久矣。一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己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

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睹已。

戢，阻立切。戢戢，衆也。讐，答也。無感不讐，感則必應也。自尸於高明之地，謂不憂其職，但知居高位而已。

唐徐有功論

袁枚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乾隆四年進士，歷知溧水、江浦、沭陽、江寧等縣。

生人，仁也。殺人，勇也。然生人之勇，甚於殺人，何哉。殺人者，侃侃類公，縱乖於理，君上無所疑焉。生人者，迹類徇私，往往人未援而已先不免。非勇過賁育，

其孰能之。」余讀唐書，至徐有功傳，而不覺涕之淫淫也。當武后時，酷吏僨興。獨有功持平法，人皆稱有功寬厚長者。而不知有功上與武后爭，下與酷吏擠，屢濱於死而不懼者，其中有所守也。所守惟何，曰：法而已矣。「法者，聖人制之，祖宗定之，原非徒爲天下臣民設也。誠恐後世爲人君者，寬則弛，嚴則濫，惟予言而莫違。故設一定章程，以平天下之罪，以制一人之喜怒，而又付之廷尉司寇，俾抱此以與天子爭。奈天下之爲廷尉司寇者多，而如有功者少也，則亦有法如無法而已矣。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曰：守死善道。如有功者，不愧其言。」雖然，有功豈果縱朝廷法，以失出爲名譽哉。昔徐邈在魏武時，人稱爲通。及在涼州，人稱爲介。或以問毛玠。玠曰：當魏武時，人皆毀車服

以崇儉，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通。今士大夫風流相尙，而徐公不改其常，故名爲介。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當武后時，賢如魏元忠、薛季昶，俱以嚴見憚，而有功獨多平反。然則史稱其多失出也，非真失出也。舉世失入，則有功以失出聞矣。猶之舉世尙通，則徐公以介稱矣。有功但知奉法而已，不知其出與入也。且夫君子之救時也，不可守其經而不達其變也。孔明當劉璋後，治尙嚴。有功當武后時，治尙寬。此因時而變者也。崔郾治鄂則寬，治陝則嚴，此因地而變者也。古之君子以矯時救俗爲達變，後之君子以隨時徇俗爲達變。使有功生於梁武之朝，以麴爲犧牲，殺人不抵罪，吾知涕泣好生，迎合上意者，周興來俊臣輩，俱能轉而爲之。而此時之引律固爭，必

以殺人爲事者，安知非有功耶。雖然，使有功稍有畏憚之見，爲后所挾持，必不能霽威屈己，屢躓屢起。惟其殺之不憂，赦之不喜，后雖鷙毒，天性感動，而不得不重其人，不得不從其請。向之所喜酷吏，誅殺殆盡。而有功三坐大辟，卒能晏然，以官壽終。其初心必不自意至此，而卒其所以至此者，其中又有天在故也。嗚呼，世之爲大臣而司法律者，可以鑒矣。

徐有功，東海人。唐武后時，爲司刑卿。累斷大獄，全活者甚衆。起居舍人

盧若虛曰，當雷震之震，能全仁恕，千載未見其儔。○晉徐邈，字景山，姑

幕人。魏初，爲尙書郎。魏亡，歸晉，補中書舍人。前後十年，志高行潔，通介

有常。○毛玠，三國時人，字孝先，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後爲曹操東曹掾

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魏元忠宋州人。累官御史中丞，以直道自立，封齊國公。○昶，音暢，達也。薛季昶，龍門人。則天初，拜監察御史，後爲雍州長史。威名甚著，前後京尹無及之者。○孔明，諸葛亮字。○劉璋，三國時人，爲益州牧。○崔郾，唐人，字廣畧。治號以寬，涖鄂則嚴，法不貸。郾於厓切，音堰。

伊尹論

沈近思

沈近思，字位山，號闡齋。浙江錢塘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授臨潁縣知縣，改吏部文選司郎中，遷左都御史。

寧都魏氏曰：嘗讀孟子，伊尹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則伐夏之舉，出於伊

尹之獨斷無疑。湯雖躬聖人之德，有危疑而不敢輒發者，使非有臣如尹，以別嫌疑，定猶豫，安能斷然出此。又曰：古今國家危疑之際，非常之舉，必求夫強力明決，敢犯眾議者，挺身以發其難，然後大事可濟。又引霍光議廢昌邑王，羣臣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離席，按劍以大義責光，脅羣臣，而後議者聽令，以比尹。愚以爲魏氏之論，施於漢唐以下之君臣則可，而非所以議聖人也。一聖人之心如天然，至公而無私者也。湯之革命，應天順人，除殘去暴，救民於水火之中，何危何疑，而曰不敢輒發。况是時民之惡桀，則曰時日曷喪，予及女偕亡。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普天率土，莫不引領戴商，以勸伐夏，何嫌何疑，而曰必尹之獨斷。且尹之所自任者，在救民，

不在伐夏。尹之言曰，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其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一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則尹之所以獨斷而自任者也。尹應湯之三聘而起，湯使尹五就桀，是湯之初心，本欲忠桀而薦人於天子。尹之初志，亦未嘗不欲以堯舜之道，有爲於夏也。迨桀決不能用尹，然後尹決意歸湯。桀惡日著，斯民日受其毒，然後不得已而伐之。伐夏，非湯與尹之本志也，而豈敢斷乎。而可曰危疑不敢發，而必求人以發其難乎。一夫使湯之於尹，止求其能斷，止求其發難，則三聘草野之時，已定弑君取天下之計。而後日之五就五去，皆爲湯之間諜矣，而豈聖人至公無私之心哉。吾觀隋之獨孤，喻以騎虎，宋之光義，加以黃袍。此可

謂之獨斷，此可謂之危疑不敢發，而必求人以發其難。魏氏之論，直以獨孤光義視尹也。一或曰，武王之伐紂，曰：無貳爾心。湯之放桀，亦曰：予有慚德。茲非其危疑不敢發，而欲人斷之歟？曰：此聖人畏天之誠，謙己之厚，所爲臨事而懼也。而非危疑不敢發，而欲人之斷之也。

寧都，在江西省。魏氏卽魏際瑞，字善伯，邑諸生。博極羣書，兵刑禮制律

法，皆能窮析源委。慷慨死於難。子世傑迎喪歸，呼號二十日而死。○漢

大將軍霍光，去病弟，字子孟。田延年，字子賓。爲河東太守，誅鉏豪強，姦

邪不敢發。霍光議廢昌邑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叱羣臣，卽日議決。霍

光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

病悸。○獨孤複姓。隋書獨孤皇后傳，騎虎之勢，必不能下。○續通鑑宋太祖至陳橋，醉臥。黎明，諸將擐甲執兵，直扣寢門，曰：諸將無主，願策太尉爲天子。太祖未及酬應，而黃袍已加身矣。

論文

魏禧

魏禧，字冰叔，號裕齋，寧都人。年十一爲諸生。康熙戊午，詔舉博學鴻儒。禧被徵，以疾辭。後二年，赴揚州，故人約，卒於儀徵。

門人問曰：古人言文章與世運遞降，果然乎？曰：古今文章，代有不同，而其大變有二。自唐虞至於兩漢，此與世運遞降者也。自魏晉以迄於今，此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三代之文，不如唐虞，秦漢之文，不如三代，此易見也。上古純

靡之氣，因時遞開。其自簡而之繁，質而之文，正而之變者，至兩漢而極。故當其氣運有所必開，雖三代聖人，不能上同於唐虞。而變之初極，雖降於兩漢，猶爲近古。故曰：與世運遞降也。魏晉以來，其文靡弱，至隋唐而極。而韓愈李翱諸人崛起八代之後，自以振之，天下翕然敦古。梁唐以來，無文章矣。而歐蘇諸人崛起五代之後，古學於是復振。若以世代論，則李忠定之奏議，卓然高出於陸宣公。王文成之文章，又豈許衡虞集諸人所可望。蓋天下之運，必有所變，而天下之變，必有所止。使變而不止，則日降而無升。自魏晉靡弱，更千數百年以至於今，天下尙有文章乎。故曰：不與世運遞降者也。一曰：古之文章，足以觀人，今之文章，不足以觀人者，何也。曰：古人文章，無一定格例，

各就其造詣所至，意所欲言者，發抒而出，故其文純雜瑕瑜，犁然並見。至於後世，則古人能事已備，有格可肖，有法可學。忠孝仁義有其文，智能勇功有其文。孰者雄古，孰者卑弱。父兄所教，師友所傳，莫不取其尤工而最篤者，日夕揣摩，以取名於時。是以大姦能爲大忠之文，至拙能襲至巧之論。嗚呼，雖有孟子之知言，亦孰從而辨之哉。

唐李翱，字習之。趙郡人。文章見推當時。中進士及第，卒謚文。有文集。○

李忠定卽李綱，字伯紀，邵郡人。宋政和初進士，官至宰相，謚忠定。著有

易傳內外，論語詳說，文章歌詩奏議諸集百餘卷。○唐陸宣公卽陸贄，

字敬輿，嘉興人。年十八，登進士第，爲翰林學士。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卒諡宣。○明王文成卽王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餘姚人。弘治進士，諡文成。○元許衡，河南人，號魯齋。幼嗜學，穎悟不凡。及長，經傳子史兵刑食貨之類，無一不通。仕爲集賢大學士，諡文正。○虞集，元人。鴻才博學，累遷奎章閣學士。生平爲文萬篇，有學古錄行世。○犁，耕具。犁然，敬謹意。見莊子山木篇，犁然有當於人心。○八代，蘇軾韓文公碑曰，文起八代之衰，謂東漢魏晉宋齊梁陳隋也。五代，梁唐晉漢周也。

答李映碧先生書

朱用純

朱用純字致一，號柏廬，崑山人。隱居味道，著有治家格言，膾炙人口。

前者兩承惠書，懇懇欵欵，情溢乎詞。自揣薄劣，何足當大君子一顧盼。而顧

如此眷注，蓋有吾黨所謂性命之交，金石之誼，未之及此者。而以當世大君子，加於微末下士，所以皇恐媿汗而不敢當也。一時用純方罹大故，不敢以不祥姓名，溷于左右。且聞古者有唯而不對之禮，故俱未拜書以報。而今者老先生不棄其無狀，猥荷惠弔，錫之厚儀，固泉壤之榮光，而不肖用純則哀痛而無極也。一用純惡德過於山積，不復可以爲人。老先生猶以禮待之，加以慰諭。不唯欲齒於人數，又教以古孝子之道。間嘗謂古孝子之於其親，所以盡子道者，類皆有成德大業，顯親揚名，不惟是致哀之禮，故切切焉傷生滅性之爲慮。若用純者，卽死不足以贖其不孝，而又安能如老先生之所諭。所以俯而自維，不禁感愧，而繼之以哀也。謹北望叩謝，望垂諒察。

懇懇款款，誠切之意。大君子，尊稱。漢書武涉說韓信曰，今足下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然終爲漢王所禽矣。金石交，謂交之堅不可斷，如金石然也。

又答李映碧先生書

朱用純

前使者來，知有令兄先生之變，不勝驚悼。伏念先生忠孝大節，師表百世。友于至性，定復過人。雖履高年而彌以篤摯，當此大故，能不傷切。但由來人倫之際，所得自致者，道也。所不能必期者，數也。惟先生以道抑情，以數委化，無過悲怛，不勝禱祝。道遠不能走弔，并慰先生在原之戚，冀垂鑒原。令似大兄，春初以來，時時晤對。具悉才品之高，深相歎折。似此醇謹之資，將來

德器所就，某固未敢輕爲涯量。一至若文筆高奇，雅風秀骨，必能馳騁於唐
宋大家之間。若徒束縛於舉業，不能無驥服鹽車之惜。愚意當潛心好古，以
達其才。卓然爲文章鉅公，以踵美家學，豈非快事。一以令似行急，未及相告，
謹以陳之左右。恐瓠落之見，無當高才。知不以其爲妄，笑而斥之耳。一諸不
縷悉，無任神依。

摯音至。篤摯，情意極也。怛音旦，悲慘之意。在原之戚，猶言急難之憂。詩

驥服鹽車，脊令在原，兄弟急難。驥服，鹽車，見戰國策。汗明日，驥之齒至矣。

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附潰，亦困阨意也。瓠落，猶廓落也。見

莊子。令似，稱人子也。

卷一終

古文拾級卷二

明文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歸有光，字震川，一字熙甫。蘇州府崑山縣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南

京太僕寺丞。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隣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一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母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譏譏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

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隣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乃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弟而已有飢色。弟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飢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靜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旣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

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己又坐市舍中賣麻。與弟紋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纔給蔬食。一經吏卒過門，輒耗，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

每製衣必三襲，令兄弟均平，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叔某亡妻，有遺子，撫愛之如己出。然華伯，人見之，以爲市人也。

家乘，卽家譜。鉞，音越，本義大斧，此爲孝子名。提，撲責也。譏，慈衍切，諛譏，讒毀之意。罪過孝子，猶言加罪於孝子。瀕，音賓，水厓也，近也。尋死者非求死，乃旣而死也。菜大人，言其食菜長大。坐繫，受禁也。

右都御史王公彰傳

朱睦㮮

朱睦㮮，字懽甫，爲鎮國中尉，幼端穎，以孝行聞於朝，詔賜輔國將軍。

王彰，字文昭，鄭州人也。洪武二年，舉於鄉。明年，補國子生。使山東平糴，以益軍儲。同行者受賄慢事，彰數讓之，不從，竟坐。彰遂以此知名，擢爲吏科源士。

踰年，革源士，改給事中，陞都給事中，再陞刑部員外郎。執法嚴明，人不敢干以私。居未幾，出補山西左參政。永樂改元，召爲禮部右侍郎，以憂歸。服闋，改戶部，命祀西嶽。還，上疏言陝州及新安民有鬻子女償負租者。遂下詔蠲負租，官爲贖所鬻子女。十一年，彰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從上北狩。時母年八十，上命歸省。且諭之曰：「君子居官不忘親，居家不忘君。凡所過，民之安否，吏之賢不肖，汝宜用意咨訪。歸，悉以聞。」既還，奏上嘉悅，陞右都御史。十九年春，有誣讖周王不法者，復命巡撫河南以察之。以二御史從行。彰至，跡其事，無有。乃上疏辯，且曰：「臣以百口保王無他，上疑乃釋。」是歲河南大水，民多流亡，而長吏不恤。遂奏黜其貪尅者九百餘人，罷不急之徵十餘事，招復流

移，幾五萬家，發廩賑貸，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先是賊張大聚亡命嗟峨山行劫，商賈爲之不通。妖尼宋繼善與其徒數百人，扇眾作亂，彰悉捕斬之。事寧，省母，母具食。頃有丐者至，母以餒與之。明日至府，御史以餒獻，卽丐者也。其伺察之密類此。」昭皇嗣位，彰進資政大夫，推恩封贈三代如其官。宣德初，或言邊備不謹，命彰按問。自山海至居庸，還奏各關指揮而下，擅離所守之地若干人。上令械至訊鞫。仍命兵部三月一遣御史給事中點視，遂著爲令。明年四月，彰以疾卒。上賜棺，且命兵部給舟車，歸其喪，有司營治葬域。彰性至孝，以父早世，事母甚謹。在京師所得四方珍味，必遣人馳獻，然後敢嘗。所入俸祿，必分其族人。嚴於家訓，子弟有違禮者，必痛責之，俟其改悟

乃已。一論曰，余聞王震澤云，鄭州公為人恂恂而謙恭莊重，至於臨法，雖親故不貸。善伺察，當按河南時，嘗令其屬為微行。郡縣吏有姦狀者，輒置以重辟。人情震讙。於戲，今安得若人而一洗濁穢之風乎。

明王彰，鄭州人，博學有才，官至禮部右侍郎，尋調戶部，累陞右都御史。

人莫敢干以私，用法之公，人以彰為優。讓，詰責也。罪人對理曰坐，又律

有罪曰坐。濁音涓，除也。闔門百口，見後漢書趙歧傳，猶言閤族也。陝州

新安俱在河南省。嵯音嵯，蛾，五何切，嵯峨，山高貌，此為山名。餽音俊，熟

食也。山海，關名。居庸，在直隸延慶州東。指揮，官名。讐，質涉切，懼也，失氣

也。周王，明太祖第五子，名橚，洪武十一年封周王，十四年就藩開封。

緝熙聖學疏

薛瑄

薛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辛未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謚文清。

切見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聖德允納，未見施行，蓋欲候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爲當聖主中興之時，天步艱難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羣兇，猶且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軍旅間未嘗一日廢學，故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如反掌。唐太宗興義兵，埽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人，皆文學智謀之士，日久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乙夜之覽，身忘其倦。故能剗削僭僞，

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儀式，務從簡約，不尙奢華。乃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學術純正，持己端方，謀深慮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皇上視朝之暇，日御便殿，卽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兼講尙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約。陳說聖賢修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事而天下乖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畢

陳於前。』如此，則勸講之官，庶可日修其職。官之職既修，雖皇上聰明之資，實由于天錫，而朝夕緝熙啓沃之力，亦有資於聖心。聖德日明，于以修治道，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治道有修明之效。于以攘夷虜，則修軍政，以簡將帥，以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宋史理宗紀，詔改潛邸爲龍翔宮。潛邸從龍之人，猶言在朝之臣。杜陽

雜編，文宗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剗，音產，削平也。啟沃，見書說命，啟乃心，

沃朕心。啟者，開也。沃者，灌沃也。史記秦始皇紀三十三年，畧取陸梁地

爲桂林。正義，嶺南之人，多處山陸，其性强梁，故稱陸梁。卍，音堪，殺也，勝

也。

與彭學士書

何喬新

何喬新字廷秀，廣昌人。景泰進士，歷官刑部尚書，謚文肅。

僕居閩五年矣，德薄才劣，無裨聖時，殊以爲愧。而來書獎予太過，益增慚覲。八閩自沙尤之變以來，民多桀驁，下凌上，賤犯貴，相帥成風。而強宗大族，依憑城社，暴橫尤甚，蓋吾江右所無也。郡縣吏寧違上司之令，而不敢違勢家一言。以爲上司不過督責，而勢家能陷以重罪故也。一凡爲政者，脂韋媮媮，輒得美譽，再歲而遷。否則怨誹紛紛，或因以得罪。僕不能隨俗沉浮，一切繩之以法，桀驁之風雖少戢，已不能無謗矣。然謗與譽，何足恤哉。僕之所慮有

如此者、今天下且入於弊而未知所以捄之之方、此甚可慮也。」我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平日所以能前却之者、恃有三尺法耳。一旦有事、白刃臨其身、厚利誘其心、三尺法焉能制。愚以爲宜稍變舊制、特詔布政使按察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畧素著者、爲都指揮、使少寬擅興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庶可以防患於未然、而救尾大不掉之弊焉。一古之善觀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歟否歟、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或曰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

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率皆超擢，自守者往往淪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循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以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竊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共振名教於風頽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善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歟，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羣居交屬，不可信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之士出焉，此二者時弊之大者也。「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院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公而

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而熟圖之耶。閣下試觀今日治歟否歟。在廷者，孰爲李綱張浚歟。居方面者，孰爲宗澤張所歟。緩急可倚者，誰歟。臨難不易節者，誰歟。苟此數者，未有其人，抱火積薪，殆未足喻也。乞留意焉。

覲，他典切，慚貌。沙，縣名。尤者，尤溪。今屬延平府。明英宗十三年，江西人

鄧茂七，亡命入閩，爲佃人。與其黨作亂，殺巡檢縣官，攻掠沙縣。尤溪，進

圍延平。明年，御史丁瑄討平之。駘，音敖，不馴也。脂，肥也。韋，柔皮。脂韋，滑

稽也。媮，音掩。媮音阿。媮媮，不決也。宗澤，宋人，有文武才。宋相李綱薦爲

東京留守。張所爲監察御史，李綱薦改河北招撫使。論思，見兩都賦序。

朝夕論思、日月獻納。張浚宋人、登進士、累官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招降劇盜、不主和議。司馬君實、卽司馬光、君實爲其號。方面、當四方之一面也。

扶植國本疏

林俊

林俊字侍用、莆田人。成化進士。官至刑部尙書、謚貞肅。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近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桀熊入禁、鑿戒之昭、莫此爲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咨怨、誠不可不爲之慮也。臣愚謂此尙手足之疾耳。

一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

計。甚者閭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懸罄，拯救無法。樹皮草根，取食已竭。飢荒填路，惡氣薰天。道路聞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當先期奏聞，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愒不加意。勢至若此，尙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中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拯焚救溺，不可少緩者也。

一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員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賣，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爲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卽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分賣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

運到官糧，或鄰封積蓄，官爲雇車裝運，兼程以行，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及濟。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云，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洩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爲明聖聽納之主，奠萬億斯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何惜一身之禍，不爲陛下陳之。臣聞修養之說，怪誕無徵，佛老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挨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黃緣，誣蒙聖眷，疊賜異恩。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

蓋大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爲此。是必繼曉小人，倡爲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民命益永，邊疆益寧，以此陷陛下耳。曾不知以可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陛下超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爲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哉。昔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害，其失人尙若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竄逐。欺罔如

趙高奢侈如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買辦爲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尙名不足。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陰求蓋寺，虛耗內財。飛語外聞，謂其立意不肯爲是，被陛下逼脇，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欲陛下專任謗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己奸，而以過歸陛下，卽此一事，已不容於誅矣。」且天下猶身也，賢才元氣，財用骨肉，小人疾病也。梁芳耗元氣，削骨肉，而引之以疾病。臣竊爲身危之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惠不足信，職非言官，熟視默默，可以保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權奸二臣抗可否，是猶蝸觸山，蛾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

近以年老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以思，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盡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于陛下也。一今內而大臣，外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陛下矣。一惟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幸甚。

埜，卽野字。少音徹，草木初生也。萬安眉州人，官至吏部尙書，大學士，謚

文康。賈，音濟，持送也。儉，思廉切，諛也。夤緣，連絡也。啗，音擔，以利餌人也。

超三邁五，謂才逾三王五帝。師師，尙書云，百僚師師，總多也。風擾，亂事

也。孔平仲詩，前時大雪風擾之，有無厚薄皆不齊。蓋，修也。蝸，俗稱蝸牛。蛾，拂燈虫，一名慕光。九重即皇宮。楚府，即楚王府。臨清州名，在山東。僧繼曉以秘術得封國師，太監梁芳實進之。汪直，明憲宗時太監。

與王純甫書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浙江餘姚人。弘治乙未進士。官至南京兵部尚書，謚文成。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尚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

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燄，受鉗錘，當此之時，爲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鍊，而惟恐火力錘鍛之不至。及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鍛鍊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爲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爲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爲然，不審邇來用力却如何耳。」

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遭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者，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有能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爲學之要，而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者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鉗，巨淹切，以鐵劫束也。錘，直垂切，重擊也，稱錘也。鍛，都玩切，鍊也。治，音

野、爐鑄也。汀州漳州皆福建地。抵、音邸、梧、音吾、相觸也。相能、卽相善意。

陽明洞、在貴州修文縣北、守仁關室居之、世因稱之爲陽明先生。

海上平寇記

王慎中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嘉靖進士、仕至河南參政。請告不出、時年三十三、阨塞以終其身。

守備汀漳俞君志輔、被服進趨、退然儒生也。瞻視在鞞芾之間、言若不能出口。溫慈欵懋、望之知其有仁義之容。然而柝鼓鳴於側、矢石交乎前、疾雷飄風、迅急而倏忽、大之有勝敗之數、而小之有死生之形、士皆掉魂搖魄、前却而沮喪。君願意喜色壯、張揚矜厲、重英之矛、七注之甲、鷲鳥舉而虓虎怒、殺

人如麻，目睫會不爲之一瞬，是何其猛厲孔武也。」是時漳州海寇張甚，有司以爲憂，督府檄君捕之。君搆兵不數百，航海索賊，旬日遇焉。與戰海上，敗之，獲六十艘，俘八十餘人，其自投于水者稱是。賊行海上，數十年無此呖矣。由有此海，所爲開寨置帥，以彈制非常者，費鉅而員多。然提兵逐賊，成數十年未有之捷，乃獨在君，而君又非有責於海者也，亦可謂難矣。」予觀昔之善爲將而能多取勝者，皆用素治之兵，訓練齊而約束明。非徒其志意信而已，其耳目亦且習於旗旄之色，而揮之使進退則不亂，熟於鐘鼓之節，而奏之使作止則不惑。及當有以豐給而厚享之，椎牛擊豕，醢酒成池，饜其口腹之所取慾，遂氣閒而思自快於一鬪以爲効。如馬飽於櫪，嘶鳴騰沓而欲奮，

然後可用。君所提數百之兵，率召募新集，形貌不相識。寧獨訓練不夙，約束不豫而已。其於服屬之分，猶未明也。君又窮空，家無餘財。所爲市牛酒，買梁粟，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徒以一身帥先士卒，共食糗糒，觸犯炎風，衝冒巨浪，日或不再食，以與賊格，而竟以取勝。君誠何術而得人之易，致效之速如此，予知之矣。用未早教之兵，而能盡其力者，以義氣作之而已。用未厚養之兵，而能鼓其勇者，以誠心結之而已。予方欲以是問君，而玄鍾所干戶某等，來乞文，勒君之伐，輒書此以與之。君其毋以予爲儒者而好揣言兵意云。君之功在瀕海數郡，而玄鍾所獨欲書之者，君所獲賊，在玄鍾境內。其調發舟兵諸費，多出其境。而君靖廉不擾，以故其人尤德之爾。君名大

猷、志輔其字、以武舉推用為今官。

鞞、并頂切。芾、音沸。鞞、弁服也。慤、音確、欸慤、誠直貌。重英之矛、矛之飾

羽者。七注之甲、周禮冬官犀甲七屬。屬、注也。虓、虛交切、虎鳴也。鷲、音至、

猛鳥也。檄、胡狄切、下尺書也。糗、音臭、糒、平秘切、糗糒、行軍之糧。格、鬥也。

伐、功也。立鍾地名。

除邪妄以彰聖化疏

夏言

夏言字公謹、江西人。正德丁丑進士、歷官少師、兵部尚書、華蓋殿大

學士、謚文愍。

比者、恭遇皇上諮及羣臣、欲除去禁中釋殿、奉建兩宮、以備一代之制。一時

廷議翕然、仰贊皇上篤養盡制之孝、闢邪崇正之化、盛德大業、光前振後矣。
「今月十一日、伏奉聖旨、命大學士臣李時、同臣言入看、卽所謂大善殿者。
臣等看得殿內有金銀鑄像、鉅細不下千百、且多夷鬼淫褻之狀、仰惟聖明
燭其誕妄不經、一旦奮然舉而除之、甚盛舉也。」但臣見諸几案之上、及懸
庀梁拱之間、與夫金函之所藏貯者、爲物尙多、不可識辨。問之守者、且云是
爲佛骨、是爲佛牙。枯朽摧裂、奇離醜惡、計不下千斤。」臣維佛法之入中國、
自漢明帝時始。然不過人誦其書、習其教而已。」至唐憲宗朝、乃迎佛骨至
京師。其臣韓愈、上表極言其邪穢不祥、不宜以入宮禁。憲宗不能聽、且深罪
愈、竟遠斥之。臣意自是厥後、人莫敢矯其非。凡番夷持以誑惑中國之人、而

名爲佛顱佛骨者，相屬於道。由是流入天子宫禁之內，歷世皆然，而不以爲異。今殿中所有，未必非勝國所遺。累朝以來，亦必以爲彼法則然，未嘗深究，以延至今。一茲者恭惟皇上躬堯舜禹湯文武之資，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所始議撤佛屋，毀除穢像，使詭異之形，不得瀆留清禁，此真卓越千古之見，出於尋常萬萬者也。一然殿宇像設旣除，所有前項佛頭佛牙之類，皆屬汚穢，不宜使之尙存。臣請乞以此物，勅下所司，瘞之草野，一切掃而淨之，以永杜愚冥疑惑之端，實爲大聖人非常作爲，有補名教甚大，功德罔極，臣不勝幸甚，後世幸甚。一緣係除邪妄以彰聖化事理，未敢擅便，謹題請旨。

釋殿，卽佛寺。度，音詭，閣也。賢度，係閣之藏食物者。金函，謂金匣。共，音拱，

柱頭斗拱也。碑礪，亂石貌。矯正，曲使直也。

左長史南溪孝子趙公德宏墓志

李元陽

李元陽，雲南太和人，字仁甫，明嘉靖進士，知江陰縣，有政績，入爲御

史，遇事敢言。巡按關中，墨吏望風解綬，尋罷歸。

公諱德宏，字有容，南溪，其別號也。先世爲蒙詔人。有趙釋率者，於公爲始祖。

一後有諱堅者，生連，連生護，護爲鶴慶路知事，陞北勝州判官，酷好清淨，辭職不赴，作菴以居，遂爲鶴慶人。護生春，春生應，應生敏，敏生遠，贈奉直大夫，配李氏，封太宜人，生公。一公之少也，家甚貧，所居隘陋，公能勤儉，增拓居室，以安二親。一父除江西按察知事，奉差入京，病痢，將不起，公慟不自禁。及父

卒，假貸營殮，偕傭人肩柩以歸，跋涉萬里，無一日輟。傭人見其書生任勞，爲之感動。一既歸，廬墓三年，朔望日，回家省母，省畢卽歸墓所。墓鄰獷夷，豺虎交跡，寂無人到，忽有一白犬來守其廬。郡守汪公標聞而異之，躬至墓所，慰勞饋贈有加焉。一乙亥服闋，丙子領鄉薦。巡按御史唐公龍廉知其孝，自慶得人，因以其孝行上聞，榜其居曰孝子趙氏之門。謁選，授順慶府判。府有疑獄三案，皆死刑，久不能決。公至，郡守輒召之使訊，公一訊而決，洗其冤者十餘家。一會歲歉賑濟，公設爲方畧，全活甚衆。掩瘞暴露，無間遠邇。巡按御史邢公特薦，大加褒美，臺省獎勵之，使相屬於道。三年，遷潼州知州。一公初至，惟以備荒爲志。凡贖鍰，自一錢以上，皆令買粟貯倉。居二年，得粟萬八千石。

明年，蜀又大饑，死相枕藉。潼州以發倉得免。州圯數十年，莫能築。公謂倉廩雖充，苟無城郭，民誰與守。遂力主其議，躬率畚鍤，糾惰獎勤，朞月而竣事。先是，凶歉之後，民半轉徙。公至，能勞來安集，復業者日益眾。州當衝要，走遞馬役，大爲州患。官損其名，民喪其業。公於州門，作廐六十楹，聚馬而飼之，以次輪役。匪直革吏弊，緩民力，卽馬畜皆得調適之節，民大稱便。一州之三溪，富斧井諸處，盜賊依山阻險，拒捕殺人，其來已久。公至，設保甲，立社學四十餘所，親至其地，開諭善道。不旬日，諸盜自縛渠魁而來，敬聽約束，自是境內晏然。一嘉靖十二年，蜀滇二省，土夷爭界，撫按以公素行爲鄉評所推，遂檄公勘治。有土舍高鵬者，以白金八百兩爲饋，公力拒之，土人愧服，遂各吐

所爭地、兩省並如獎薦、由是聲實益隆矣。一方陪點河南僉事、會慶府缺長史。今上方重宗藩、而慶府宿膺眷注。銓司慎輔導之任、因以公爲左長史。公至、以本藩舊事奏聞、敕放藩宗寧家者六十人。公爲長史六年、乞休之疏凡七上、竟不得請。庚子丁內艱、慶世子親賜弔慰、諸藩宗戀戀不忍別。雲南巡按御史包公節、白公賁、再旌其門曰孝廉。一公爲人樂易正直、與物無忤、宦轍所至、僚吏士民、無不傾心。初在漳州還勘爭界事時、百姓恐其長往、相率二百人、詣撫按保留。扶老攜幼、不遠千里、若孺子之念慈母、何其得民之深也。一詩曰、有斐君子、民之不可諉兮、斯人之謂與。

臺省獎勵之、唐書百官志、官司之別、曰省、曰臺。篆、音還、黃鐵也、銅也、又

六兩曰鍤。贖鍤，乃贖罪之鍤。圮，符鄙切，毀也。州圮，言州城毀矣。六十楹，猶言六十間。匪直，不但也。土舍，卽土司。高鵬其名，鵬音貂，胡地鷲鳥。唐六典。吏部有三銓法。銓司，吏部官也。居家，謂家居不仕。包節字元達，華亭人，嘉靖時爲監察御史。白賁字亭甫，漳州人，嘉靖進士，任御史。順慶府在四川。

徐文長傳

袁宏道

袁宏道字中郎，湖北公安人。明萬曆壬辰進士，除吳縣知縣，改京府學官博士弟子，歷右庶子。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

數奇，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談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數督邊兵，威震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計，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畧，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遇。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瞋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

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丈夫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怒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一問以其餘暇，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一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滿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

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常，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哉。」梅克生嘗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予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無之而不奇，斯無事而不奇也，悲夫。

徐渭字文長，浙江山陰人，有才，不遇而卒。藉甚，猶言噪甚。前漢江都易

王傳，口語藉藉。薛蕙字君采，亳州人，明正德進士。胡宗憲字汝欽，績溪

人、嘉靖進士、拜監察御史、巡撫浙江。介冑之士、猶言武夫。介、音戒、甲也。
杜少陵卽杜甫。明穆宗崩、葬於永陵、故曰永陵英主。麴蘖、酒也。愕、五各
切、驚也。瞋、稱人切、張目怒也。羈人、卽旅人、巾幗、婦人之冠。韓曾、卽韓愈
曾鞏。雅、常也。妖韶、嬌美也。張元汴字子蓋、紹興山陰人、降慶五年、廷試
第一、授修撰。梅克生名國植、麻城人。劉真長卽劉惔、晉人、累遷丹陽尹。

閱江樓記

宋濂

宋濂字景濂、金華浦江人、元進士。高帝定鼎金陵、聘濂爲翰林學士、
爲國子司業、晚爲丞旨、著作甚富。

金陵爲帝王之州、自六朝迄於南唐、類皆偏據一方、無以應山川之王氣。迨

我皇帝定鼎於茲，始足以當之。由是聲教所暨，罔間朔南。存神穆清，與天同體。雖一豫一游，亦可爲天下後世法。一京城之西北，有獅子山，自盧龍蜿蜒而來。長江如虹貫，蟠遶其下。上以其地雄勝，詔建樓於巔，與民同游觀之樂。遂錫佳名爲閱江云。一登覽之頃，萬象森列。千載之秘，一旦軒露，豈非天造地設，以俟大一統之君，而開千萬世之偉觀者歟。一當風日清美，法駕幸臨，升其崇椒，憑欄遙矚，必悠然而動遐思。見江漢之朝宗，諸侯之述職，城池之高深，關阨之嚴固，必曰此朕櫛風沐雨，戰勝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廣，益思有以保之。一見波濤之浩蕩，風帆之上下，番舶接跡而來，廷蠻琛聯肩而入，貢必曰此朕德綏威服，覃及內外之所及也。四陲之遠，益思有以柔之。一見

兩岸之間，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膚皸足之煩，農女有捋桑行饁之勤，必曰此朕拔諸水火，而登之衽席者也。萬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觸類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樓之建，皇上所以發舒精神，因物興感，無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止閱夫長江而已哉。」彼臨春結綺，非不華矣，齊雲落星，非不高矣。不過樂管絃之淫響，藏燕趙之豔姬。不旋踵間，而感慨係之，臣不知其爲何說也。」

雖然，長江發源岷山，委蛇七千餘里而入海，白湧碧翻，六朝之時，往往倚之爲天塹。今則南北一家，視爲安流，無所事乎戰爭矣。然則果誰之力歟。」逢掖之士，有登斯樓而閱斯江者，當思聖德如天，浩蕩難名。與神禹疏鑿之功，同一罔極。忠君愛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興耶。」臣不敏，奉旨撰記，欲上推

宵旰圖治之功，勒諸貞珉。他若流連光景之辭，皆畧而不陳。懼藝也。」

四陲、邊境。炙膚、猶言皮焦。鞞、音君、凍裂也。捋桑行饁、即採桑送食。臨春

結綺、齊雲、落星皆樓名。岷山在四川。逢掖、大衣也。貞珉、石之美者。山頂

曰巔，亦曰椒。

景定諫疏序

宋濂

吾婺舊稱禮義之郡。士生其間，皆存氣節，仗忠義，而東陽為尤盛。自宋中世以來，以直道著稱朝，列於國史者甚眾。雖布衣下位之士，不在諫諍之職，而上封事者，亦往往有之。豈其人皆善為言論哉。德澤之所漸濡，師友之所講說，風俗成於下，而至於斯盛也。予自少時好觀宋史，凡吾郡聞人，事有

可稱者，輒識之。既而復嘆士之幸獲見於史者如此，不幸而遺軼不傳者蓋多有矣。往年在翰林，始得見東陽賈廷佐上高宗疏。廷佐爲桐廬主簿，憤秦檜主和議，紹興戊午，上疏論之。其辭甚切直，而史不載。至七世孫權出以示人，世之士大夫爲文以稱其忠，廷佐之名始顯於天下。一廷佐之鄉人杜士賢，在理宗時爲武學生。景定甲子秋，因星變求言，士賢上疏，力攻賈似道誤國。今年秋，其曾孫實亦以示予，其事與廷佐相類。然士賢初無一命之爵，其言請黜退似道，歷數其罪，切直頗同於廷佐。而實又能趨京師，遍求賢薦紳，文辭以白之。且將刻梓以傳，或非廷佐後人所能及。予於是又嘆忠義之士，天雖抑之於當時，而每扶植其子孫，使昭其聲光於不朽，是豈智力所及哉。

「當似道擅權時，威燄足以生死人。士賢發憤言之，不至於殺身者，毫髮間耳。今似道之後，不聞有爲士者，而人亦羞稱之。士賢之子孫，方守其遺業，不墜，而聞士賢之風者，雖堊人稚子，皆嗟慕以爲賢善惡之公昭明也如是。則夫有志於忠義者，尙何所憚而不爲哉。」然則是疏之傳，非特可補史氏之闕，爲人臣者皆可以鑒矣。」士賢字希聖，後中武科，授武岡軍新寧縣簿尉，遂攝其令，轉綏寧盱眙兩縣令以終。

婺卽婺州。東陽縣在浙江金華府。賈廷佐東陽人。秦檜爲相，主與金人

議和，廷佐抗疏忤檜。桐廬，浙江嚴州府桐廬縣。秦檜，宋高宗時姦臣。紹興，宋高宗年號。戊午，紹興八年。景定，宋理宗年號。賈似道字子師，台州

人，入姦臣傳，宋度宗時宰相，宋亡於此人。薦紳，卽紳士。毫髮間，猶言相去無幾。桎音野。武岡新寧綏寧均在湖南。盱眙在安徽。

獨坐軒記

桑悅

桑悅字民懌，江蘇常熟人。成化元年得副榜。官長沙通判，調柳州。

予爲西昌校官，學圃中築一軒，大如斗，僅容臺椅各一。臺僅可置經史數卷，賓至無可升降，弗肅以入，因名之曰獨坐。予訓課暇，輒憇其中。上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次窺關閩濂洛數君子之心，又次則咀嚼左氏荀卿班固司馬遷楊雄劉向韓柳歐蘇曾王之文。更暇則取秦漢以下古人行事之跡，少加褒貶，以定萬世之是非。悠哉悠哉，以永終日。軒前有池半畝，

隙地數丈，池種芰荷，地雜植松檜竹柏。予坐是軒，塵坌不入，胸次日拓。又若左臨太行，右挾東海，而蔭萬間之廣廈也。且坐，惟酬酢千古，遇聖人則為弟子之位，若親聞訓誨。遇賢人則為交遊之位，若親投膝而語。遇亂臣賊子則為士師之位，若親降誅罰于前。坐無常位，接無常人，日覺紛拏糾錯，坐安得獨。雖然，予之所紛拏糾錯者，皆世之寂寞者也。而天壤之間，坐予坐者寥寥，不謂之獨，亦莫予同。作獨坐軒記。

西昌，四川安縣東三十里。關，關張載。閩，朱子。濂，周濂

溪。洛，程明道兄弟。檜，松類。坌，蒲悶切，塵也。拓，音託，廣也。蔭，庇也。投膝，接膝也。拏，音那，持也。芰，音妓，菱也。

深慮論

方孝孺

方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浙江海寧人。明太宗命草詔，不屈，誅其九族，磔孝孺于市。

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豈其慮之未周與？蓋慮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一當秦之世，滅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爲周之亡，在乎諸侯之強耳。變封建而爲郡縣，方以爲兵革可不復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漢帝起隴畝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漢懲秦之孤立，於是大建庶孽而爲諸侯，以爲同姓之親，可以相繼而無變，而

七國萌篡弑之謀。武宣以後，稍剖析之而分其勢，以爲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爲之備，而其亡也皆出於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敵國。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幾，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謀子也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一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

詭計、而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一夫苟不能自結乎天、而欲以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豈天道哉。

漢懲秦之孤立、懲、戒也。孤立、無藩護之謂。漢景帝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膠東王雄渠、菑川王賢、濟南王辟光、楚王戊、趙王遂反、是爲七國之變。武氏初爲太宗妃、見逐。高宗嗣位、立爲后、高宗崩、武氏臨朝、醜行垂千古。方鎮謂藩鎮各節度使。孽、音泉、庶子也。祚、音昨、位也。慤、克角切、誠也。

范氏族譜序

方孝孺

爲子孫以奉先祀亦難矣。然常人之子孫非難，而爲名人之子孫難也。爲名人之子孫固難，而爲大賢之子孫尤難。「夫嚴蒸嘗，守冢墓，保上世之所傳，以自立於閭里。常人能是，亦足矣，而欲繼名人之門者，豈止於斯而已乎。」行焉必端也，言焉必信也。學必有以過於人，而才必有以用於世也。求無愧於名人，庶乎其可也。而欲卓然立於大賢君子之後，以求無忝焉，則此何足以慰天下之望哉。「故言乎家世之可貴，則莫尙乎爲賢者之子孫。言乎道德之難全，亦莫難乎爲聖賢之後也。」美才篤行之士，子孫能世其家者未嘗絕。而孔孟之胄千載無顯人，非無顯人也，祖德崇高，難乎其爲顯也。「蜀

之范氏。在宋盛時，忠文公景仁，以危言高節爲海內所宗。而正獻公淳夫，以直道正學爲元祐名臣。正獻之子元長，復能繼先業，爲建炎良史官。聲猷之美，後先相照，可謂盛矣。元長七世孫煥卿，值元季之亂，圖牒散亡，重緝所知，自忠文公高祖而下，至于今，凡十五世，爲家譜以示將來。煥卿之子彥良從予遊，因以序爲屬。一古之貴乎修譜者，非特以著世次，紀官位，而誇於人也。蓋將使後世觀之，而考世德之淳疵，明流澤之廣狹，而益思所以自立云爾。

一在忠文之時，秉國柄以好惡榮辱當世士者，莫如王安石呂惠卿。在正獻時，莫如章惇蔡京張商英林曾之流。此數人者，方其志得氣盛，視賢士大夫，不啻其敵讐，必欲擯廢竄殛之而後快。由今觀之，彼之禍心虐燄，銷滅無遺，

而風聲惡聞，不可掩匿。人至不忍言之於口，而其遺胤未聞有存者。縱或有之，非惟人所惡見，而爲之子孫，亦羞稱其世，而不慊其爲人。范氏二三公，雖不獲富貴於時，或遭竄斥以死。然至今尊仰師慕，愈久而益隆。而其後人猶能嗣詩書禮樂之傳，久而弗變。則夫人亦何樂爲小人，而不思爲君子之歸哉。范氏子孫，觀乎譜而思先祖之善，戒小人之惡，則爲君子也可冀矣。夫有君子而無祿位，族雖衰，猶盛也。祿位光榮，而君子無聞焉，族雖盛，猶衰也。煥卿年八十餘，學行敦慎，鄉人稱之。而彥良亦好學有志，所謂無忝於賢者之子孫，其將在是乎。

孔孟之胄，猶言孔孟之後裔。宋范景仁諡忠文。淳夫諡正獻，名祖禹。元

長名冲，祖禹子。王安石，臨川人。呂惠卿字吉甫，晉江人。章惇字持正，晉江人。宋徽宗時爲宰相，入姦臣傳。蔡京字元長，興化人。張商英，字天覺，宋徽宗時人。林曾卽林希曾布皆蔡京黨。

求賢

文帝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論，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向倉生問鬼神，
 文帝且誰所論不問民生，未涉鬼神事，
 益使道疑惑不解，怪其憂傷，病且不可復振，
 雖然，此偶然耳！苟文帝輕之，何再召之惜乎？
 賈生不能應事，更不能容忍，以致一蹶不起，惜哉！

古文拾級卷三

宋文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蘇轍字子由，號穎濱，又號樂城。與兄軾同登進士，累官翰林學士，謚文定。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

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

「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韓太尉卽韓琦，字稚珪，相州安陽人，爲一時名相。汨，音骨，亡也。終南山，

在陝西西安府。嵩華山，在陝西華陰縣。方叔召虎，周宣王時名臣。斗升

之祿，猶言小吏。

黃州快哉亭記

蘇轍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沅，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卽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涌，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木行列，煙消日出，漁夫樵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爲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騫，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

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爲樂，與庶人之所以爲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于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况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爲快哉也哉。

黃州在湖北。西陵在黃州府。赤壁亦在湖北。湘沅俱在湖南。清河在江蘇淮安府。齊安，今湖北黃岡縣。謫，音責，罰也。罪也。勝者，美景也。增韻三十丘里為一舍。武昌，湖北首府。故城縣在河間府。曹孟德即魏武帝曹操。孫仲謀即東吳孫權，亦稱帝。睥睨，音媿詣，斜視也。周瑜字公瑾，孫權時為都督。陸遜字伯言，繼呂蒙為都督，亦吳人。封婁侯。騫，音務，奔也。宋玉，楚襄王之臣。景差，宋玉弟子，亦楚人。颯，音失。颯然，風聲。披，開也。適，往也。樂也。

臣事策一

蘇轍

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

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一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己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歡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一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

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之踧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己，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子之畏己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一旦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否。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平昔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譁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

去，誰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入出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

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戾，止也。懌，音易，悅也。拔，去也。跽，與蹙同，敬謹也。謹，音歡，諱也。江充，漢武

帝時人，構成戾太子巫蠱事。得有所守，謂守其定志。申屠嘉，漢文帝時

丞相鄧通，漢文帝倖臣。

爲兄軾下獄上書

蘇轍

臣聞困急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者，人之至情也。臣雖草芥之微，而有危迫之懇，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臣早失怙恃，惟兄軾一人相須爲命。今者竊聞其得罪，逮捕赴獄，舉家驚號，憂在不測。臣竊思念，軾居家在官，無大過惡。惟是賦性愚直，好談古今得失。前後上章論事，其言不一。陛下聖德廣大，不加譴責。軾狂狷寡慮，竊恃天地包含之恩，不自抑畏。頃年通判杭州，及知密州，日每遇物托興，作爲歌詩，語或輕發。向者曾經臣寮繳進，陛下置而不問。軾感荷恩貸，自此深自悔咎，不敢復有所爲。但其舊詩，已自傳播。臣誠哀

軾愚於自保，不知文字輕易，迹涉不遜。雖改過自新，而已陷於刑辟，不可救止。軾之將就逮也，使謂臣曰：軾早衰多病，必死於牢獄，死固分也，然所恨者，少抱有爲之志，而遇不世出之主。雖齟齬於當年，終欲効尺寸於晚節。今遇此禍，雖欲敢過自新，洗心以事明主，其道無由。况立朝最孤，左右親近，必無爲言者。惟兄弟之親，試求哀於陛下而已。臣竊哀其志，不勝手足之情，故爲冒死一言。昔漢淳于公得罪，其女子緹縈，請沒爲官婢，以贖其父，漢文因之遂罷肉刑。今臣螻蟻之誠，雖萬萬不及緹縈，而陛下聰明仁聖，過於漢文遠甚。臣欲乞納在身官，以贖兄軾，非敢望末減其罪，但得免下獄死爲幸。一兄軾所犯，若顯有文字，必不敢拒抗不承，以重得罪。若蒙陛下哀憐，赦其

萬死。使得出於牢獄，則死而復生，宜何以報。臣願與兄軾洗心改過，粉骨報効，惟陛下所使，死而後已。臣不勝孤危迫切，無所告訴，歸誠陛下。惟寬其狂妄，特許所乞。臣無任祈天請命，激切隕越之至。

早失怙恃，謂父母早亡。相須，相依也。狷，褊急也。密州，今山東諸城縣。淳

于公卽淳于意，善醫，因事下獄，少女緹縈上書請代父死。緹，音題。肉刑，斷支刻膚之類。隕越，出左傳，不以隕越貽羞，謂失其職守。在身官，猶言己職。

陳州爲張安道論時事書

蘇轍

伏以中外臣庶，各有職事。越職而言，國有常憲。臣守土陳州，非有言責，而輒

言之。計其狂愚，茲實有罪。然臣伏念頃以老疾，不任吏事。陛下未忍廢棄，親擇便地，以遂安養。將辭之日，面承德音，以爲大臣之義，皆當爲國謀慮，不宜以中外爲嫌，有所不盡。古人有言，雖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伏惟聖德廣大，無所不容。而臣自到任以來，於今一歲。心目昏眩，有加無瘳。故嘗乞丐餘生，求還閭舍。區區之誠，久而未獲。陛下視臣志氣之衰至此，豈復有意別白是非，而與世俗爭議也哉。是以得失之間，久而無所與。今者竊有所懷，上爲陛下叅之官吏，下爲陛下驗之百姓，而安危之機，實在於此。自惟受恩累聖，邦之休戚，身實同之。志力雖衰，於義不可嘿已。然臣之所欲言者，非敢遠引前古，逆探未然，以惑陛下之聰明也。凡皆陛下之所嘗試，而臣愚之所

與聞者耳。一臣伏見陛下卽位之始，計慮深遠。凡有所建，動合天心。始議山陵，深恤費用之廣，推明先帝薄葬之命，以詔有司。四方聞之，無不感泣。其後一年之間，誕布號令，勸率宗族，惇孝悌之行。勉勵州郡，先農桑之政。復轉對以廣言路，議徭役以寬民力。盛德之事，不可具記。是時天下雖大變之後，而無不翹然想聞德音，以忘其憂。兩宮歡欣，九族親睦。羣臣萬民，蒙福而安。紛紜之議，不至於朝廷。謗讟之聲，不聞於閭里。陛下優游無爲，而天下已治矣。爲國如此，豈不樂哉。一陛下自今視之，當日之政，其爲可悔恨者凡有幾。以臣視之，非獨陛下無所悔恨，雖天下之人，亦未有以爲失當者也。何者，政令簡易，而人情之所安耳。易曰，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向使陛下推行此道，終始不變，則臣以爲可久可大之功，可得而致矣。其後求治太切，用意過當，姦臣緣隙，得進邪說。始議開邊，以中上旨。於是延安有橫山之謀，保安有招誘之計。陛下饒之以金帛，假之以干戈。小人貪功，慮害不遠，輕發深入，結怨西戎。攘奪尺寸無用之土，空竭內府累世之積。大者疲弊秦雍，小者身死寇讐。西鄙騷然不寧，而陛下始一悔矣。一然而陛下天姿英果，有漢武宏達之量。雖復兵吏失律，而立功之意，未嘗少衰。是以左右大臣，測知此心，復進財利之說。陛下樂聞其利，而未暇深究其害。於是舉而從之，置條例司，而講求天下之遺利。一己酉之秋，新政始出。自是以來，凡所變革，不可悉數。其最大者，一出而爲常平青苗。再出

而爲揀兵併營。三出而爲出錢雇役。四出而爲保甲教閱。四者並行於世，官吏疑惑，兵民憤怨。諫爭者章交於朝，誹謗者聲播於市。陛下不勝其煩，爲之當宁太息，日昃而不食矣。然猶幸其成功，力排衆人之議而固守之。天下方共厭苦，而不知其所止也，而揀兵併營之策，其害先見。武夫凶悍，爲怨最深，爲患最急。陛下知其不可，於是多支月糧，復收退卒，以順適其意，而陛下旣再悔矣。一然軍中之口，猶復洶洶不靖。陛下雖推恩撫之，而終不以爲惠，反謂陛下畏之耳。不幸邊臣失算，再生戎心。帷幄之臣，謀之不臧。不務安之，而務撓之。臨遣執政，付以疆事，多出金幣，豫書誥勅，以成其深入之計。當此之時，天下之心，知其必敗矣。而陛下與一二臣者，方以爲萬舉而萬全。旣而出

兵無人之境，築城不守之地。困弊腹心，以求無益之功。使秦晉之民，父子流離，肝腦塗地。戎人徼勑受屈，已築之城，隨即傾覆。救援之兵，相繼潰叛。四方震動，君臣宵旰。而後下罪己之詔，投竄元宰，以謝二鄙。而陛下既三悔矣。夫此三者，方其未悔也，陛下亦以爲是邪非邪。陛下犯逆衆心，力行而不顧。其必以爲是，不以爲非也。然而其終卒至於此。然則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無乃亦類此歟。臣聞衆而不可欺者民也，勇而不可犯者兵也，險而不可侮者鄰國也。今陛下既已欺民犯兵而侮鄰國矣。夫犯兵侮鄰，變速而禍小。至於欺民，則變遲而禍大。變速而禍小者，瓦解之憂也。變遲而禍大者，土崩之患也。今瓦解之憂，陛下既知悔矣。土崩之患，陛下未以爲意。此臣之

所以寒心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事之未敗也。陛下不悟其非，必候其敗而後悔，如向三者，則陛下之復已遠，而悔亦大矣。一旦臣觀之，方今陛下之所是而未悔者，亦有三而已，青苗、助役、保甲。三者之弊，臣不復言矣。何者，言事者論其不可，非一人也。百姓毀壞支體，熏灼耳目，嫁母分居，賤賣田宅，以自脫免，非一家也。陛下其亦知之矣。徘徊而不改，使民無所告訴。加之水旱，繼之以饑饉。積悍之民，奮爲羣盜。浸淫蔓延，滅而復起。英雄乘間而作，振臂一呼，而千人之衆，可得而聚也。如此而勝廣之形成，此所謂土崩之勢也。臣恐陛下至此，雖欲復悔，而無所及矣。故臣願陛下取卽位之政，與今日之事而試觀之。天下擾擾不安，孰與今日之甚。羣臣交口爭辯，孰與今日之

眾。陛下聽覽疲倦，孰與今日之多。悔恨自責，孰與今日之切。陛下誠以此較之，則不待臣言之終，而得失可以自決矣。且夫卽位之政，陛下之本心也。今日之事，臣下之過計也。陛下棄卽位之本心，而徇臣下之過計，臣竊以爲過也。雖然，臣竊聽之道路，方今陛下則亦悔之矣。悔之而不變，非陛下之意也。迫於建議之臣耳。一夫人臣進謀於其君，苟事之不遂，而變以從眾，則人主有以測其深淺。人主有以測其深淺，則其用捨之命，在於人主，此人臣之所以不便也。臣竊痛陛下爲社稷之計，欲改過以安天下，而怙權固位之臣，持之而不釋。陛下聰明睿知，廢置自我，而獨爲此鬱鬱也。漢宣帝與趙充國擊匈奴，魏相非之，以爲當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此三人者，非賢於趙充國也。然而與國同憂樂，無僥倖功名之心，與希望爵賞之意，則過於充國遠甚。充國猶不可聽，而況不如充國者哉。陛下將安民保國，而與喜功伐，好權利者謀之，臣不知其可也。一臣不勝區區忘身憂國之誠，是以勢疎而言切，惟陛下察之。

參，倉含切，謀度也。干，與也。嘿，與默同。皇帝之坎爲山陵。惇音敦，厚也。譙，

音獨，痛怨也。延安有橫山之謀，宋神宗時，韓絳在延安謀取夏之橫山。

保安有招誘之計，英宗時，保安守將种諤，誘夏將威名山來降。疲弊秦

雍，謂用兵於秦雍，使之疲弊也。秦雍在陝西。條例司，宋官名。朱子立常

平倉。王安石行青苗法。保甲，教閱，皆王安石新法。章，謂奏章。宁音佇，門

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眾。」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眾之銀，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食，醉飽而去，歲以爲常。其風俗蓋如此。故其民皆聰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輒了其爲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智者以爲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眾以爲易事。旣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旣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牖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賓客僚吏遊處其上。軾方爲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爲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

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損益也，然且錄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錄乎。一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邱，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尙未晚也。

眉州在四川。以聲律取士，謂以詞賦取士。會之者，計之也。艾，美好也。田祖謂田神，不經之說也。了，曉也。先君子，謂亡父。守居，猶言州署。幅巾，乃一幅之巾，所以裹頭者。

范文正公文集序

蘇軾

慶歷三年，軾始總角，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者，以魯人石守道所作慶歷聖德詩，示鄉先生。軾從旁竊觀，則能誦習其詞，問先生以所頌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軾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先生奇軾言，盡以告之。且曰：韓范富歐陽，此四人者，人傑也。時雖未盡了，則已私識之矣。嘉祐二年，始舉進士，至京師，則范公沒既葬而墓碑出，讀之至流涕，曰：吾得其爲人，蓋十有五年，而不一見其面，豈非命也歟。是歲登第，始見知於歐陽公，因公以識韓富，皆以國士待軾，曰：恨子不識范文正公。其後三年過許，始識公之仲子，今丞相堯夫。又六年，始見其叔彝叟京師。又

十一年，遂與其季德孺同僚於徐，皆一見如舊，且以公遺藁見，屬爲序。又十三年，乃克爲之。「嗚呼，公之功德，蓋不待文而顯，其文亦不待序而傳。然不敢辭者，自以八歲知敬愛公，今四十七年矣。彼三傑者，皆得從之遊。而公獨不識，以爲平生之恨。若獲挂名其文字中，以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豈非疇昔之願也哉。」古之君子，如伊尹、太公、管仲、樂毅之流，其王伯之略，皆定於畎畝中，非仕而後學者也。淮陰侯見高帝於漢中，論劉項短長，畫取三秦，如指諸掌。及佐帝定天下，漢中之言，無一不酬者。諸葛孔明臥草廬中，與先主論曹操、孫權，規取劉璋，因蜀之資以爭天下，終身不易其言。此豈口傳耳受，嘗試爲之，而僥倖其或成者哉。「公在天聖中，居太夫人憂，則已有憂天下致

太平之意，故爲萬言書以遺宰相，天下傳誦。至用爲將，擢爲執政，考其平生所爲，無出此書者。今其集二十卷，爲詩賦二百六十八，爲文一百六十五。其於仁義禮樂，忠信孝弟，蓋如饑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不可得。如火之熱，如水之濕，蓋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非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

總角謂初結髮。石守道名介，魯人。韓范富歐陽，謂韓琦范仲淹，富弼，歐陽修。范堯夫，名純仁，彝叟卽純禮，德孺卽純粹，皆仲淹子。規取劉璋者，諸葛亮勸劉備取益州，時劉璋爲益州牧，故云。蜀資，言因蜀之土地財

產。弄翰、猶言弄筆。

教戰守

蘇軾

夫當今生民之患，果安在哉。在於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其患不見於今，而將見於他日。今不爲之計，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是故天下雖平，不敢忘戰。秋冬之隙，致民田獵以講武，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而不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而不懼。是以雖有盜賊之變，而民不至於驚潰。及至後世，用迂儒之議，以去兵爲王者之盛節。天下既定，則卷甲而藏之。數十年之後，甲兵頓弊，而人民日以安於佚樂。卒有盜賊之警，則相與恐懼訛言，不戰而走。

開元天寶之際，天下豈不大治。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參於遊戲酒食之間，其剛心勇氣，消耗鈍眊，痿蹙而不復振。是以區區之祿山，一出而乘之。四方之民，獸奔鳥竄，乞爲囚虜之不暇。天下分裂，而唐室因以微矣。一蓋嘗試論之，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貴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夫風雨霜露寒暑之變，此疾之所由生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窮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不能爲之毒。今王公貴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

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然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夫民亦然。一今者治平之日久，天下之人，驕惰脆弱，如婦人孺子，不出於閨門。論戰鬪之事，則縮頸而股慄。聞盜賊之名，則掩耳而不願聽。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以爲生事擾民，漸不可長。此不亦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與。一且夫天下固有意意外之患也，愚者見四方之無事，則以爲變故無自而有，此亦不然矣。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二邊者，歲以百萬計。奉之者有限，而求之者無厭，此其勢必至於戰。戰者必然之勢也，不先於我，則先於彼。不出於西，則出於北。所不可知者，有遲速遠近，而要以不能免也。天下苟不免於用兵，而用之不以漸，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一旦出身而蹈死地，則其爲患，必有所不

測。故曰，天下之民，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勞，此臣所謂大患也。」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講習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陣之節。役民之司盜者，授以擊刺之術。每歲終則聚於郡府，如古都試之法。有勝負，有賞罰，而行之既久，則又以軍法從事。然議者必以爲無故而動民，又悚以軍法，則民將不安，而臣以爲此所以安民也。天下果未能去兵，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夫無故而動民，雖有小怨，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今天下屯聚之兵，驕豪而多怨，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何故。此其心，以爲天下之知戰者，惟我而已。如使平民皆習於兵，彼知有所敵，則固已破其姦謀，而折其驕氣。利害之際，豈不亦甚明與。

安祿山唐明皇時反寇。漬，前智切，浸也。脆，此芮切，易斷也。悚，音聳，懼也。

策略一

蘇軾

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擅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為不少矣。然其所以為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一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

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君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其病之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疎乎。』

方今之世，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惰弛廢，溺於宴安，畏期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一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況能以御萬物哉。一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明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效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若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羣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

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為先，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

况，詡况切，失意貌。扁鵲倉公，古之良醫。掇拾，收拾之意。補葺，修補也。

范文子論

蘇軾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范文子獨不欲戰，晉卒敗楚，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厲公弑，胥童死，欒訢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鄢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無因

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主，銳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知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讐，而侮其人民，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

畧，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敗，足以爲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勾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郤，音隙。三郤晉國世族。胥童，晉國人。樂書中行偃，晉國之臣。漢高祖爲匈奴冒頓圍於平城。竇建德王世充皆隋煬帝時反寇。高昌、突厥，皆外國名。明月之珠四句，見漢書鄒陽傳。按劍相眄，猶言驚異。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軾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嗟歎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

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一當堯之時，臯陶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旣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盡之矣。一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爲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一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刀鋸之所不及也。

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一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皐陶二句，蘇軾臆度語，無典祉，喜也。遄，速也。已，止也。

大臣論上

蘇軾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一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

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筮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一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一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故也。自桓靈之後，

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癭而已矣。及其旣去，其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一旦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

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內豎，卽宦官。竇武何進，皆漢靈帝時丞相。二人謀殺宦官，反爲宦官所殺。袁紹三國時人，靈帝時亦謀誅宦官者。李輔國，唐宰相。程元振，唐宦官。李訓鄭註元載皆唐宰相，謀殺宦官而未成者。崔昌遐亦唐宰相。

古文拾級卷四

宋文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蘇軾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困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痛疾，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

交於眾人。任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慮。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鑠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儻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適，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

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譽不息，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究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敘始終之遭逢，以詫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滕甫字元發，東陽人。憚，音蘊。楊惲，漢華陰人，字子功，司馬遷之甥。泊音暨，劉泊，唐荊州江陵人，字思道。三人言虎，一市皆驚。人言曾參殺人，曾母投杼而起。市虎投杼，皆言訛言之足以惑人也。王導字茂宏，王敦字處仲，從兄弟，晉臨沂人。敦反，導討平之。崔適，魏武城人，字寧祖。源休，唐相州人。葭音嘉，蘆也。葦音孚，蘆筍中白皮至薄者。葭葦之親，言親之至薄者。無嚴，猶言無憚。詭，丑亞切，誇也。屏營，惶恐意。

乞常州居住表

蘇軾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一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

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
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
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
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才
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
日，豈敢復以遲暮爲嘆，更生僥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
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
罄竭。去汝尙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口，不知所歸。饑寒之
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眾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臣

有薄田常州宜興縣，粗給饘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敘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無涓埃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垂念臣受性剛褊，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以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

善而臣抱百年之永嘆，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神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

葵藿向日，喻向慕意。汝州在河南。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漢光武語。徧，音

徧，急也。犬馬蓋帷，見禮記。敝帷不棄，爲埋馬也。敝蓋不棄，爲埋狗也。郭

進宋深州博野人。某，音非，程氏人名。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蘇軾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

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吝用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一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

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則莫如近取之贄。一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鑒。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子房，張良字。漢高祖時人。賈誼，漢文帝時維陽人，爲長沙王太傅。名器，

見左傳，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西閣，宮殿名，猶本朝之東閣也。馮唐，漢

趙人，爲雲中太守。頗，謂廉頗。牧，謂李牧，皆戰國時名將。魏相，漢濟陰人。

晁錯董仲舒皆漢時人。對對策也。取進止者，取一言以爲進退。

諫買浙燈狀

蘇軾

臣嚮蒙召對便殿，親奉德音。以爲凡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指陳得失，無有所隱。自是以來，臣每見同列，未嘗不爲道陛下此語。非獨以稱頌盛德，亦欲朝廷之間，如臣等輩，皆知陛下不以疎賤間廢其言。共獻所聞，以輔成太平之功業。一然竊謂空言率人，不如實而人自勸。欲知陛下能受其言之實，莫如以臣試之。故臣願以身先天下，試其小者。上以補助聖明之萬一，下以爲賢者卜其可否。雖以此獲罪，萬死無悔。一臣伏見中使傳宣下府市司，買浙燈四千餘盞。有司具實直以聞，陛下又令減價收買。見已盡數拘收，

禁止私賣，以須上令。臣始聞之，驚愕不信，咨嗟累日。何者，竊爲陛下惜此舉動也。臣雖至愚，亦知陛下游心經術，動法堯舜。窮天下之嗜欲，不足以易其樂。盡天下之玩好，不足以解其憂，而豈以燈爲悅者哉。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而極天下之養耳。然大孝在乎養志，百姓不可戶曉，皆謂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奪其口體必用之資。賣燈之民，例非豪戶，舉債出息，畜之彌年，衣食之計，望此旬日。陛下爲民父母，唯有添價貴買，豈可減價賤酬。此事至小，體則甚大。凡陛下所以減價者，非欲以此與小民爭此毫末，豈以其無用而厚費也。如知其無用，何必更索。惡其厚費，孰如勿買。且內庭故事，每遇放燈，不過令內東門雜物務，臨時收買。數日旣少，又無拘收督迫之嚴。費用不多，

民亦無憾。故臣願追還前命，凡悉如舊。京城百姓，不慣侵擾，恩德已厚，怨讟易生。可不慎與，可不畏與。」近日小人妄造非語，士人有展年科場之說，商賈有京城榷酒之議。吏憂減俸，兵憂減廩。雖此數事，朝廷所決無，而此紛紛，亦有以見陛下勤恤之德未信於下，而有司聚斂之意或形於民。方當責己自求，以消讒慝之口。而又重以買燈之事，使得因緣以爲口實，臣實惜之。」

方今百冗未除，物力凋敝。陛下縱出內帑財物，不用大司農錢，而內帑所儲，孰非民力。與其平時耗於不急之用，曷若留貯以待乏絕之供。故臣願陛下將來放燈，與凡游觀苑囿，宴樂賜予之類，皆飭有司，務從儉約。頃者詔旨裁減皇族恩例，此實陛下至明至斷，所以深計遠慮，割愛爲民。然竊揆其間，不

能無少望於陛下，惟當痛自刻損，以身先之。使知人主且猶若此，而況於吾徒哉。非惟省費，亦且弭怨。」昔唐太宗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其名鷹，大亮不可。明皇遣使江南採鸚鵡，汴州刺史倪若水論之，爲反其使。又令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奉詔。李德裕在浙西，詔造銀盞子妝具二十事，織綾二千匹，德裕上疏極論，亦爲罷之。使陛下內之臺諫，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須力言。外之有司，有如此數人者，則買燈之事，必不奉詔。陛下聰明睿聖，追迹堯舜，而羣臣不以唐太宗明皇事陛下，竊嘗深咎之。「臣忝備府僚，親見其事，若又不言，臣罪大矣。陛下若赦之不誅，則臣又有非職之言大於此者，忍不爲陛下盡之。若不赦，亦臣之分也。謹錄

奏聞、伏候敕旨。

翰林院與內閣謂之館閣。下府市司皆官名。須待也。榷酒、收酒稅。唐宋

皆有此制。廩、卽餉餼。百冗、言雜事。帑、國庫之財也。涼州、今甘肅涼州府

武威縣。諷、諫也。李大亮唐京兆涇陽人。鴉、音交。鶻、音青。鴻鶻、鳥名。汴州

今開封。祥符縣。倪若水唐恒州藁城人。字子泉。入良吏傳。益州、卽四川

成都。捍撥、樂器。合子卽匣子。唐蘇頌封許公。故稱蘇許公。李德裕唐宗

室宰相。字文鏡。盞、音祿。小匣也。脂盞、妝具。府僚、若古之掾吏長史之類。

養才

蘇洵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年二十七始發憤爲學。嘉祐間、除校書郎、名動

京師、號爲老蘇。

夫人之所爲，有可勉強者，有不可勉強者。一煦煦然而爲仁，子子然而爲義，不食片言以爲信，不見小利以爲廉。雖古之所謂仁與義與信與廉者，不止若是。而天下之人，亦不曰是非仁人，是非義人，是非信人，是非廉人，此則無諸己而可勉強以到者也。在朝廷而百官肅，在邊鄙而四夷懼，坐之於繁劇紛擾之中而不亂，投之於羽檄奔走之地而不惑。爲吏而吏，爲將而將，若是者非天之所與，性之所有，不可勉強而能也。一道與德可勉以進也，才不可強擥以進也。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

必失容。何哉，才難強而道易勉也。」吾觀世之用人，好以可勉強之道與德，而加之不可勉強之才之上，而曰我貴賢賤能。是以道與德未足以化人，而才有遺焉。一然而爲此者，亦有由矣。有才者而不能爲衆人所勉強者耳。何則，奇傑之士，常好自負，疎雋傲誕，不事繩檢。往往冒法律，觸刑禁，叫號驩呼，以發其一時之樂，而不顧其禍。嗜利酗酒，使氣傲物。志氣一發，而倜然遠去，不可羈束以禮法。然及其一旦翻然而悟，折節而不爲此，以留意於嚮所謂道與德可勉強者，則何病不至，奈何以樸楸小道加諸其上哉。夫其不肯規規以事禮法，而必自縱以爲此者，乃上之人之過也。」古之養奇傑也，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責之以措置天下之務，而易其平居自

縱之心。而聲色耳目之欲，又已極於外，故不待於恣而後爲樂。今則不然，奇傑無尺寸之柄，位一命之爵，食斗升之祿者過半。彼又安得不越法踰禮而自快邪。我又安可急之以法，使不得泰然自縱耶。今我繩之以法，亦已急矣。急之而不已，而隨之以刑，則彼有北走胡，南走越耳。噫。無事之時，旣不能養。及其不幸，一旦有邊境之患，繁亂難治之事，而後優詔以召之，豐爵重祿以結之，則彼已憾矣。夫彼固非純忠者也，又安肯默然於窮困無用之地而已邪。一周公之時，天下號爲至治，四夷已臣服，卿大夫士已稱職。當是時，雖有奇傑，無所復用。而其禮法風俗，尤復細密。舉朝廷與四海之人，無不遵蹈。而其八議之中，猶有曰議能者。况當今天下未甚至治，四夷未盡臣服，卿大

夫士未皆稱職，禮法風俗。又非細密如周之盛時，而奇傑之士，復有困於簿書米鹽間者，則反可不議其能而恕之乎。所宜哀其才而賞其過，無使爲刀筆吏所困，則庶乎盡其才矣。一或曰，奇傑之士，有過得以免，則天下之人，孰不自謂奇傑而欲免其過者，是終亦潰法亂教耳。曰，是則然矣，然而奇傑之所爲，必挺然出於衆人之上，苟指其已成之功，以曉天下，俾得以贖其過。而其未有功者，則委之以難治之事，而責其成績。則天下之人，不敢自謂奇傑，而真奇傑者出矣。

疎雋傲誕，不事繩檢，言有才而無行。倜，音惕，倜然，高舉貌。檄，音速。樸檄，小木也。胡，北地。八議，周禮小司寇有八議之條，議宥其罪也。貲，音世，賒

物也、赦也。

審勢

蘇洵

治天下者、定所尙。所尙一定、至於十萬年而不變。使民之耳目純於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爲治。故三代聖人、其後世遠者、至七八百年。夫豈惟其民之不忘其功、以至於是、蓋其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爲依據、可以永久。夏之尙忠、商之尙質、周之尙文、視天下之所宜尙而固執之。以此而始、以此而終、不朝文而暮質、以自潰亂。故聖人者出、必先定一代之所尙。周之世、蓋有周公爲之制禮、而天下遂尙文。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亦欲先定制、而其說不果用。今者天下幸方治安、子孫萬世帝王之制、不可不預定於此時。

然萬世帝王之計，當先定所尙，使其子孫可以安坐而守其舊。至於政弊，然後變其小節，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故享世長遠，而民不苟簡。一今也考之於朝野之間，以觀國家之所尙者，而愚猶有惑也。何則，天下之勢有強弱。聖人審其勢而應之以權。勢強矣，強甚而不已則折。勢弱矣，弱甚而不已則屈。聖人權之而使其甚不至於折與屈者，威與惠也。夫強甚者威竭而不振，弱甚者惠褻而下不以爲德。故處弱者利用威，而處強者利用惠。乘強之威以行惠，則惠尊。乘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故威與惠者，所以裁節天下強弱之勢也。然而不知強弱之勢者，有殺人之威，而下不懼。有生人之惠，而下不喜。何者，威竭而惠褻故也。故有天下者，必先審知天下之勢，而後

可與言用威惠。不先審知其勢，而徒曰我能用威，我能用惠者，未也。故有強而益之以威，弱而益之以惠，以至於折與屈者，是可悼也。一譬之一人之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其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以陰。藥石之陰，而投之以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己之爲陰，與己之爲陽，而以陰攻陰，以陽攻陽，則陰者固死於陰，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一是以善養身者，先審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一昔者周有天下，諸侯大盛。當其盛時，大者已有地五百里，而畿內反不過千里，其勢爲弱。秦有天下，散爲郡縣，聚爲京師，守令無大權柄，伸縮進退無不在我，其勢爲強。然方其成康在上，諸侯

無小大，莫不臣伏，弱之勢未見於外。及其後世失德，而諸侯禽奔獸逐，各固其國以相侵伐，而其上之人卒不悟。區區守姑息之道，而望其能以制服強國，是謂以弱政濟弱勢。故周之天下，卒斃於弱。秦自孝公，其勢固已駸駸焉日趨於強大。及其子孫，已并天下，而亦不悟。專任法制以斬撻平民，是謂以強政濟強勢。故秦之天下，卒斃於強。周拘於惠而不知權，秦勇於威而不知本，二者皆不審天下之勢也。一吾宋制治，有縣令，有郡守，有轉運使。以大系小，絲牽繩聯，總合於上。雖其地在萬里外，方數千里，擁兵百萬，而天子一呼於殿陛間，三尺豎子，馳傳捧詔，召而歸之京師，則解印趨走，惟恐不及。如此之勢，秦之所恃以強之勢也。勢強矣，然天下之病，常病於弱。噫，有可強之勢

如秦，而反陷於弱者何也。習於惠而怯於威也，惠太甚而威不勝也。夫其所
以習於惠而惠太甚者，賞數而加於無功也。怯於威而威不勝者，刑弛而兵
不振也。由賞與刑與兵之不得其道，是以有弱之實著於外焉。何謂弱之實，
曰官吏曠惰，職廢不舉，而敗官之罰，不加嚴也。多贖數赦，不問有罪，而典刑
之禁，不能行也。冗兵驕狂，負力幸賞，而維持姑息之恩，不敢節也。將帥覆軍，
匹馬不返，而敗軍之責，不加重也。羌胡強盛，凌壓中國，而邀金繒增幣帛之
恥，不爲怒也。若此類者，太弱之實也。久而不治，則又將有大於此，而遂浸微
浸消，釋然而潰，以至於不可救止者乘之矣。一然愚以爲弱在於政，不在於
勢，是謂以弱政敗疆勢。今夫一輿薪之火，衆人之所憚而不敢犯者也。舉而

投之河，則何熱之能爲。是以負強秦之勢，而溺於弱周之弊，而天下不知其強焉者，以此也。雖然，政之弱，非若勢弱之難治也。借如弱周之勢，必變易其諸侯，而後強可能也。天下之諸侯，固未易變易，此又非一日之故也。若夫弱政，則用威而已矣，可以朝改而夕定也。夫齊古之強國也，而威王又齊之賢王也。當其卽位，委政不治，諸侯並侵，而人不知其國之爲強國也。一旦發怒，裂萬家，封卽墨大夫，召烹阿大夫，與常譽阿大夫者，而發兵擊趙魏衛。趙魏衛盡走，請和，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者。彼誠知其政之弱，而能用其威以濟其弱也。况今以天子之尊，藉郡縣之勢，言脫於口而四方響應。其所以用威之資，固以完具。且有天下者，患不爲，焉有爲焉而不可者。今誠

能一留意於用威，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於威。嚴用刑法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電，遽然而至，截然而下，不知其所從發，而不可逃遁。朝廷如此，然後平民益務檢慎，而奸民猾吏，亦常恐恐然懼刑法之及其身，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法。此之謂強政。政強矣，爲之數年，而天下之勢可以復強。愚故曰，棄弱之惠以養威，則威發而天下震慄。一然則以當今之勢，求所謂萬世爲帝王，而其大體卒不可革易者，其尙威而已矣。或曰，當今之世，事誠無便於尙威者。然孰知夫萬世之間，其政之不變，而必曰威耶。愚應之曰，威者，君之所恃以爲君也。一日而無威，是無君也。久而政弊，變其小節，而參

之以惠，使不至若秦之甚，可也。舉而棄之，過矣。」或者又曰：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霸者之事，非所宜言。此又非所謂知理者也。夫湯武皆王也，桓文皆霸也。武王乘紂之暴，出民於炮烙斬刖之地。苟欲遂多殺人多刑人，以爲治，則民之心去矣。故其治一出於禮義。彼湯則不然。桀之惡，固無以異紂。然其刑不若紂暴之甚也。而天下之民化其風，淫惰不事法度。書曰：有眾率怠弗協，而又諸侯昆吾氏首爲亂。於是誅鋤其強梗，怠惰不法之人，以定紛亂。故記曰：商人先罰而後賞。至於桓文之事，則又非皆任刑也。桓公用管仲，管仲之書好言刑，故桓公之治常任刑。文公長者，其佐狐趙先魏，皆不說以刑法。其治亦未嘗以刑爲本，而號亦爲霸。而謂湯非王，而文非霸也，得乎。故用刑

不必霸，而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然則今之勢，何爲不可用刑。用刑，何爲不曰王道。彼不先審天下之勢，而欲應天下之務，難矣。

駸駸，若馬之疾馳也。羌胡，外夷也。紂王制炮烙之刑，斬，斬首。刖，斷足。古之肉刑。狐趙先魏者，狐偃，趙衰，先軫，魏犢，皆晉國人，從晉文公出亡者。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

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

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

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齊桓公相，佐桓公成霸業。豎刁、易牙、開方，桓公幸臣。四凶，謂共工、驩兜、三苗、鯀。威公卽桓公，因避宋欽宗諱，故改。晉文公繼齊桓而霸。鮑叔卽鮑叔牙，齊大夫，賓胥無亦齊大夫。史鯀名魚，衛大夫，將死命其子勿殮，以爲尸諫。蘧伯玉，衛之賢大夫。蕭何，漢高祖時丞相。彌子瑕，衛靈公幸臣。曹參，漢惠帝時丞相。

諫論

蘇洵

大臣能諫，不能使君必納諫，非真能諫之臣。君能納諫，不能使臣必諫，非真能納諫之君。欲君必納乎，嚮之論備矣。欲臣必諫乎，吾其言之。」夫君之大，天也。其尊，神也。其威，雷霆也。人之不能抗天，觸神，忤雷霆，亦明矣。聖人知其然，故立賞以勸之。傳曰：興王賞諫臣是也。猶懼其選奕阿諛，使一日不得聞其過，故制刑以威之。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是也。人之情，非病瘋喪心，未有避賞而就刑者，何苦而不諫哉。賞與刑不設，則人之情，又何苦而抗天觸神忤雷霆哉。是非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誰欲以言博死者。人君又安能盡得性忠義者而任之。」今有三人焉，一人勇，一人勇怯半，一人怯。有與之臨乎淵谷者，且告之曰：能跳而越此，謂之勇，不然爲怯。彼勇者恥怯，必跳而越焉。

其勇怯半者，與怯者，則不能也。又告之曰，跳而越者與千金，不然則否。彼勇怯半者，奔利，必跳而越焉。其怯者，猶未能也。須臾，顧見猛虎，暴然向逼。則怯者不待告，跳而越之，如康莊矣。然則人豈有勇怯哉？要在以勢驅之耳。「君之難犯，猶淵谷之難越也。所謂性忠義，不悅賞，不畏罪者，勇者也，故無不諫焉。悅賞者，勇怯半者也，故賞而後諫焉。畏罪者，怯者也，故刑而後諫焉。先王知勇者不可常得，故以賞爲千金，以刑爲猛虎。使其前有所趨，後有所避，其勢不得不極言規失，此三代所以興也。末世不然。遷其賞於不諫，遷其刑於諫。宜乎臣之禁口卷舌，而亂亡隨之也。」間或賢君欲聞其過，亦不過賞之而已。嗚呼，不有猛虎，彼怯者肯越淵谷乎？此無他，墨刑之廢耳。三代之後，如

霍光誅昌邑不諫之臣者，不亦鮮哉。一今之諫賞，時或有之。不諫之刑，缺然無矣。苟增其所有，有所無，則諛者直，佞者忠，況忠直者乎。誠如是，欲聞讜言而不獲，吾不信也。

選與巽通，選與，猶言怯懦。墨刑，見書經。臣下不匡，其刑墨，鑿其額，涅以墨書也。臣下不匡者，不匡正其君也。

上韓樞密書

蘇洵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

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一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滙爲洪波，瀦爲大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一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行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旣平，盜賊旣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蓋虎豹終月而不殺，則跳踉

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

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橫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諭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眈眈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

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一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則何以爲治。一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

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

一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卹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惰。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

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

織悉，言事雖織細，皆能察悉也。瀦，張如切。水所停也。蝮，音覆。毒蛇。蝎，音
蛄。毒蛇。螫，音釋。蜂刺毒人也。劉項，卽漢高祖劉邦。楚霸王項羽。韓信，漢
高祖臣，封齊王。黥布亦漢高時人，封九江王。呂氏，漢高祖之后，高祖崩，
呂后稱制謀篡。漢周亞夫討平之。西川，卽四川。川西籍其名，猶言隸名
於籍。杵，音處。搗具。杵聲，舂搗聲也。壩，與堧同，而緣切。河邊，或城旁地也。
眈眈，側目貌。狼側視，故曰狼顧。狄公，卽狄人傑。武后臨朝時，有再造唐
室之功。郭子儀，唐明皇時人，封汾陽王。李光弼亦明皇時人。安祿山反，
與子儀討平之，世稱李郭。股慄，恐懼意。臨淮指李光弼，汾陽指郭子儀。

上田樞密書

蘇洵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乎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

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一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慍，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責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矣。一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沉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饑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嗚呼，使吾誠死於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吾取而加

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乎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啟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得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

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疎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爲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爲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爲詐。有二子之才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一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饑。力畊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爲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

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夫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

田樞密名况，字元均，冀州信都人，歷官樞密副使，以太子少傅致仕。蹴，

子六切，蹋也。孟子蹴爾而與之。孟韓謂孟子韓愈。遷固，即漢司馬遷班

固。孫吳，即孫臏吳起，戰國時人。董生即董仲舒。賈生即漢賈誼。鼂錯，漢

景帝時人。

任相

蘇洵

古之善觀人之國者，觀其相何如人而已。一議者常曰，將與相均。將，特一大

有司耳，非相侔也。國有征伐，而後將權重。有征伐，無征伐，相皆不可一日輕。相賢耶，則羣有司皆賢，而將亦賢矣。將賢耶，相雖不賢，將不可易也。故曰將特一大有司耳，非相侔也。一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爲將者大概多才，而或頑鈍無恥，非皆節廉好禮，不可犯者也，故不必優以禮貌。而其有不羈不法之事，則亦不可以常法御。何則，豪縱不趨約束者，亦將之常態也。武帝視大將軍，往往踞廁。而李廣利破大宛，侵殺士卒之罪，則寢而不問，此任將之道也。一若夫相，必節廉好禮者爲也，又非豪縱不趨約束者爲也，故接之以禮而重責之。古者相見於天子，天子爲之離席起立。在道爲之下輿。有病，相問。不幸而死，親弔。待之如此其厚，然其有罪，亦不私也。天地大變，天下大過，而

相以不起聞矣。相不勝任，策書至，而布衣出府免矣。相有他失，而棧車牝馬，歸以思過矣。夫接之以禮，然後可以重其責而使無怨言。責之重，然後接之以禮而不爲過。禮薄而責重，彼將曰：主上遇我以何禮，而重我以此責也。甚矣，責輕而禮重，彼將遂弛然不肯自飭。故禮以維其心，而重責以勉其怠，而後爲相者，莫不盡忠於朝廷，而不恤其私。吾觀賈誼書，至所謂長太息者，常反覆讀不能已。以爲誼生文帝時，文帝遇將相大臣，不爲無禮。獨周勃一下獄，誼遂發此。使誼生於近世，見其所以遇宰相者，則當復何如也。夫湯武之德，三尺豎子，皆知其爲聖人，而猶有伊尹太公者爲師友焉。伊尹太公，非賢於湯武也。而二聖人者，特不顧以師友之，明有尊也。噫，近世之君，姑

勿責於此。天子御坐，見宰相而起者有之乎，無矣。在輿而下者有之乎，亦無矣。天子坐殿上，宰相與百官趨走於下。掌儀之官，名而呼之，若郡守召胥吏耳。雖臣子爲此，亦不過，然尊尊貴貴之道，不若是褻也。一夫旣不能待之以禮，則其罪之也，吾法將亦不得用。何者，不果於用禮而果於用刑，則其心不服。故法曰，有某罪而加之以某刑。及其免相也，旣曰有某罪，而刑不加焉。不過削之一官，而出之大藩鎮。此其弊，皆始於不爲之禮。賈誼曰，中罪而自弛，大罪而自裁。夫人不我誅，而安忍棄其身，此必有大愧於其君。故人君者必有以愧其臣，則其臣有所不爲。武帝嘗以不冠見平津侯，故當天下有事，朝廷憂懼之際，使石慶得容於其間而無怪焉。然則必其待之如禮，而後可以

責之如法也。一旦吾聞之，待以禮，而彼不自效以報其上。重其責，而彼不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者，天下無有也。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孰若使宰相自效以報其上之爲利。宰相利其君之不責，而豐其私者，孰若自勉以全其身，安其祿位，成其功名之爲福。吾又未見去利而就害，遠福而求禍者也。

侔，音謀，齊等也。李廣利，漢武帝時中山人。大宛，西域國名。棧車，車之弁而無飾者。牝馬，母馬也。以牝馬駕棧車，言有過而自貶其儀衛也。自飭，自整飭也。周勃，漢文帝時大將軍，封絳侯。胥吏，小吏也。公孫弘，漢武帝時封平津侯。石慶，漢丞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洵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一既復自思，念往者，眾君子之進於朝，

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

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一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鼈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

而容與閑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一夫樂諸人之善而不爲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一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輟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一洵少年不學，生二

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一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

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歐陽內翰卽歐陽修。富公卽富弼。范公卽范仲淹。余公卽余靖。蔡公是蔡養。尹公是尹洙。汲汲，急也。李翱唐韓愈之弟子，字習之。斷然，定然也。

義田記

錢公輔

錢公輔字君倚，武進人，神宗朝，入爲知制誥。熙寧二年，因言事被黜，出知江寧府。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咸施之。一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凶

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葬者如再嫁之數，葬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屏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莫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嘗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二十年。既而爲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歿，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歿之日，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族，

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子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第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疎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爲近之。今觀文正公之義田，賢於平仲，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祿，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者，豈少也哉。況於施賢乎。其爲卿爲大夫爲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已而已。而族之人，操壺瓢爲溝中瘠者，又豈少哉。況於它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隅，功名滿天下，後世必有史官書

之者，予可無錄也。獨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范文正名仲淹，字希文。負郭，猶言近郭。縑，音兼，布絹也。屏音丙，屏而家居，謂閒散無事之人。俟代，卽候補。大較，猶言大約。文正初仕陝西路安撫經畧，後遷參知政事。子純祐純仁純禮純粹皆賢。觴者，罰以酒也。桓子受觴不辭爲服義。邸，音底，舍也。部，居也。六斛四升爲鍾，或云八斛，或云十斛。館廩曰稍。

卷四終

古文拾級卷五

宋唐文

豐樂亭記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山西廬陵人。宋仁宗朝進士，歷官樞密副使，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師致仕，諡文忠。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一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

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旣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

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滁州在安徽省。滫，烏孔切，滫然，大水貌。李景五代南唐主，改名璟。皇甫

暉，五代時衛州人。姚鳳南唐人。剡音鎗，削也。掇，昌悅切，拾也。

梅聖俞詩集序

歐陽修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

人、殆窮者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爲人之佐。鬱其所蓄，不得奮見於事業。其家宛陵，幼習於詩。自爲童子，出語已驚其長老。旣長，學乎六經仁義之說。其爲文章，簡古純粹，不求苟悅於世。世之人，徒知其詩而已。然時無賢愚，語詩者必求之聖俞。聖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樂於詩而發之。故其平生所作，於詩尤多。世旣知之矣，而未有薦於上者。昔王文康公嘗見而嘆曰，二百年無此作矣。雖知之深，亦不果薦也。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爲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爲窮者之詩。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歎之言。世徒喜其

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爲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其後十五年，聖俞以疾卒於京師。余旣哭而銘之，因索於其家，得其遺稿千餘篇，并舊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爲一十五卷。嗚呼，吾於聖俞詩，論之詳矣，故不復云。

梅堯臣字聖俞，宣城人，世稱宛陵先生。宋仁宗召試，賜進士出身，爲國子監直講，遷都官員外郎。博學工詩，不得志而卒。

縱囚論

歐陽修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一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一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爲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爲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

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爲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信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爲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爲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

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僞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僞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爲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讙兜等，四人爲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爲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爲天子，而臯、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並列於朝，更相稱

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爲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爲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爲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曰爲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咸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一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爲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爲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爲二十一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爲聰明之聖。

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爲一朋。自古爲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夫興亡治亂之迹、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八元八愷、見左傳。二十二人、謂四岳九官十二牧。漢桓帝時、以竇武陳

蕃等黨二百餘人下獄、後又禁錮之。靈帝時、殺李膺范滂等百餘人。至

獻帝時、黃巾賊起、因皇甫嵩之言、黨禁已解。又中誤引。唐晚年朋黨、謂

李德裕牛僧孺、時號牛李黨。及昭宗天佑二年、朱全忠殺朝士三十餘

人於白馬驛。李振疾搢紳之士、言於朱全忠曰、此輩清流、可投之黃河、

使爲濁流。全忠從之。

本論中

歐陽修

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邪，蓋亦未知其方也。一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効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一佛爲夷狄，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充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

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充，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昔堯舜三代之爲政，設爲井田之法，籍天下之人，計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斂以什一，差其征賦，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是爲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絃匏、俎豆，以悅其耳目。於其不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爲蒐狩之禮，因其嫁娶而爲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爲喪祭之禮，因其飲食羣聚而爲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尊卑長幼，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送死之道，皆因其欲而爲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情

性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爲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擇民之聰明者而習焉，使相告語而誘勸其愚惰。嗚呼，何其備也。一蓋堯舜三代之爲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人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南畝，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聞目見，無非仁義。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又奚暇乎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由而入者，謂有此具也。一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其爲治之具不備，防民之漸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千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日益衆，

吾之所爲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并游惰之姦起。其後所謂蒐狩、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具，相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暇而爲他。其良者泯然不見禮義之及已。一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爲邪僻。良民不見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時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倡而崇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艷然而怒曰：佛何爲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以排之。夫千歲之患，徧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修其本以勝之。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

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一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退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一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尙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絃匏，樂器。俎豆，古祭器。物采，見書經，以五采彰施作物。佼，古卯切，好也。

一介猶言一个。

論選皇子疏

歐陽修

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况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羣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堯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尙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旣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幾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

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嘉者，錄以爲皇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于閒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內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內，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

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內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惟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羣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旣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

歐陽修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羣邪切齒之禍，敢干一人難犯之顏。惟賴聖明，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

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宗賢，其說不遠。一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尙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一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說，上惑聖聰者。臣請試辨之。一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

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信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爲性，旣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修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一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然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權者，得名位則

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位。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富弼三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皆再三懇讓。讓者愈切，陛下用之愈堅。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事，乃特開天章，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然眾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弼等條列大事而行之。弼等遲回，又近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深練世事，必知凡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銳，然亦不敢自出意見。但多舉祖宗故事，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行。

臣方怪弼等，蒙陛下如此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聖朝常遣大臣，况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慢，至有貴國祖宗之言。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爭。屈意買和，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凌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沿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特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

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此臣所爲陛下惜之也。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惟願陛下拒絕羣謗、委任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爭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閒處。伏惟陛下早辨讒巧、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內、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方思君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羣邪爭進讒巧、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豈可緘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

杜衍字世昌、山陰人。慶歷中爲相、封祁國公、謚正獻。韓琦字稚圭、相州人、英宗時爲相、封魏王、謚忠獻。范仲淹字希文、吳縣人、與韓琦同時封

楚國公、諡文正。富弼字彥國、河南人、神宗時為相、諡文忠。滕宗諒字子京、河南人、明道中以直諫見謫。契丹外夷、屢入寇。尹洙字師魯、河南人、世稱河南先生。劉滬字子濬、保州保塞人。水洛城、在甘肅莊浪縣東南。兩府、謂中書及樞密。天章宋朝閣名。宋有宣撫制置使。兩路、猶今之兩省、宋不稱省而稱路。省名起自元。宋有外虜曰夏、常寇邊、其主曰元昊。北虜即契丹。不次、猶言不依次。雪恥、洗辱也。四路之任、猶言四省之任。翰林、為內制、中書為外制、謂之兩制。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中博學宏詞科、拜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

馬、徙柳州刺史、世號柳柳州。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一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沉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一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唯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隸事旣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

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疇，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濕

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
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
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慄慄然歛歔惴惕，恐此
事便已。椎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一先墓在城南，無子弟
爲主，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
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
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
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云哉。一城西
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

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歿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醜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一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不能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行而有話，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

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恆怯澁，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癩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一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冀能解。雖欲秉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一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

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孟容字公範，唐長安人。五丈，尊稱。如范文正稱六丈，袁世弼稱二丈之

類。膏肓，見左傳，病入膏肓，不可救藥。負罪者，謂王文叔等。元元，即百姓。

跪，五結切，孰音兀，跪孰不安也。詆訶，譏斥也。旁午，忙迫也。搆扇，譖愬也。

丈人，猶言長者。夷獠，今廣西邊界尚有，亦生苗之類。昵，親匿也。馬醫，夏

畦，皆賤業也。僂音六，辱也。漱，洗也。盜嫂，漢陳平事。匡章被不孝之名，見

孟子。直不疑，漢南陽人，文帝時為郎，同舍生有失金者，意不疑竊取，不

疑買金償之。劉寬字文鏡，漢華陰人，嘗駕牛車出外，有失牛者，就寬車認之，寬下車步歸。鄭詹鄭國人。鍾儀楚國人，囚於晉，樂操土音。叔向晉國人，因事下獄。范痤騎危者，趙使人謂魏王曰，殺范痤吾分王地。魏使吏捕之，痤曰如痤死而地不與，則王奈何，乃免。蒯通，漢高祖時人。張蒼，漢武陽人，從沛公攻南陽，有罪當斬，王陵救之。韓信淮陰人，從漢高帝平天下，封齊王，後爲呂后所殺。鄒陽漢臨淄人，梁孝王下之獄，將殺之。鄒陽從獄中上書，王立出之。賈誼洛陽人，文帝時出爲長沙王太傅。旣而帝思誼，召見於宣室。漢倪寬千乘人，瓌，奇異也。偉，大也。洪，忍，忍辱之意。覩，猶言條緒。

宋清傳

柳宗元

宋清，長安西部藥市人也，居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長安醫工得清藥，輔其方，輒易讐，咸譽清。疾病疴瘍者，亦皆樂就清求藥，冀速已，清皆樂然響應。雖不持錢者，皆與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爲辭。歲終，度不能報，輒焚券，終不復言。市人以爲異，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歟。」清聞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謂我蚩妄者，亦謬。」清居藥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數十人。或至大官，或連數州，受俸博，其餽遺清者相屬於戶。雖不能立報，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爲富也。清之取利遠，遠故大，豈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則怫然怒，再則罵爲

仇耳。彼之爲利，不亦翦翦乎？吾見蚩之有在也。清誠以是得大利，又不爲妄，執其道不廢，卒以富，求者益衆，其應益廣。或斥棄沉廢，親與交視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與善藥如故。一旦復柄用，益厚報清，其遠取利皆類此。

「吾觀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棄，鮮有能類清之爲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嗚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報如清之遠者乎？幸而庶幾，則天下之窮困廢辱，得不死亡者衆矣。市道交，豈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爲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鄉黨，以士大夫自名者，反爭爲之不已。悲夫，然則清非獨異於市人也。

優主，猶言善待。醫工，謂醫師。易讐，謂易攻疾。疝音七，頭痛。瘍音陽，頭創。

也。取直，謂索錢。居藥，謂製藥，居，化也。連數州者，連任數州。除死者，除而死，未償債者也。蚩，無知之謂。翦翦，善辨之意，見莊子，佞人之心翦翦。斥棄沉廢，謂落職不見用。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礪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長短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眾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大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官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

眾工。或執斧斤，或執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者。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廈，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氏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歎曰：彼將捨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一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爲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一彼爲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爲徒隸，爲鄉師里胥。其上爲下士，又其上爲中

士、爲上士。又其上爲大夫、爲卿、爲公。離而爲六職、判而爲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慍。不銜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旣得、萬國旣理、天下舉首而

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人之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一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爲公，以簿書爲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此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爲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

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橈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備，借也。隙，與隙同。尋，八尺。引，十丈。礪，礪石。斲，刀鋸斧斤之屬。委，頓也。物

莫近乎此，言事相若也。率，與帥同。嗇夫，鄉吏。版尹，掌戶版者。由，用也。街，

與伐，皆誇張意。听，音銀，听听，笑貌。道謀，謂路人之謀。審曲面勢，出考工

記，審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實也。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柳宗元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閒。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滙。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一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眾。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

已而大明，爲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櫟，多儲，多篔簹之竹，多橐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在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鯽多條。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修形糝粉，酒，陰虔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潯水在廣西。嶄，土減切，高峻也。甌，音縉，炊器，此爲山名。坎，苦感切，穴也。

媯，同姆。瀨，音賴，水流沙上也。茄，音嘉，卽落蘇，茄房謂落蘇蒂。八尺曰尋，倍尋曰常。竅，苦弔切，穴也。枰，音平，博局也。櫪，丑貞切，河柳也。櫛，音諸，木名。橐吾，一名款冬，草名，腹中有絲，華黃色。洄，音回，流水也。澗，山夾水也。糲，音胥，精米。稔，音徒，稷稻。修形，謂長形之餅。鯪，音由，魚名。

爭臣論

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唐進士，累官刑部侍郎，年五十七卒。封昌黎伯。

諡文定。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

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爲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无也。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

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爲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吏矣，嘗爲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爲人臣，招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

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父，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

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爲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一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一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爲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一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未得但，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

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陽城字亢宗，北平人，及進士第，隱中條山。德宗聞其賢，召爲諫議大夫。

城居官七年，始上疏說裴延齡奸邪。上怒，改國子司業。墨翟竈突不及

黑，卽他適。突，竈額，黔，黑也。國武子盡言以招人過，齊人殺之。易恒卦六

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言柔順從人，乃婦人之道，非夫子所宜，故

凶。易蠱卦上九，剛陽居上，在事之外，不臣事乎王侯，惟高尙吾之事而

已。蹇，難也。蹇卦六二，柔順中正，正應在上而在險中，是君在難中也，故

不避艱險，以求濟之。是蹇而又蹇，非以其身之故也。蠱上九，象曰，不事

王侯，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王臣蹇蹇，終無尤也。招，舉也。熙，明也。鴻號，大名也。閔，傷念也。孜孜，勤也。矻矻，勞也。

潮州刺史謝上表

韓愈

臣以狂妄戇愚，不識禮度，上表陳佛骨事，言涉不敬。正名定罪，萬死猶輕。陛下哀臣愚忠，恕臣狂直。謂臣言雖可罪，心亦無他。特屈刑章，以臣爲潮州刺史。既免刑誅，又獲祿食。聖恩弘大，天地莫量。破腦剗心，豈足爲謝。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以正月十四日，蒙恩除潮州刺史，卽日奔馳上道。經涉嶺海，水陸萬里。以今月二十五日到州，上訖。與官吏百姓等相見，具言朝廷治平，天子神聖。威武慈仁，子養億兆人庶，無有親疎遠邇。雖在萬里之外，嶺

海之陬，待之一如畿甸之間，輦轂之下。有善必聞，有惡必見。早朝晚罷，兢兢業業。惟恐四海之內，天地之中，一物不得其所，故遣刺史面問百姓疾苦。苟有不便，得以上陳。國家憲章完具，爲治日久。守令承奉詔條，違犯者鮮。雖在蠻荒，無不安泰。聞臣所稱聖德，惟知鼓舞謹呼。不勞施爲，坐以無事。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臣所領州，在廣府極東界上。去廣府雖云纔二千里，然來往動皆經月。過海口，下惡水。濤瀧壯猛，難計程期。颶風鱗魚，患禍不測。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毒霧瘴氛，日夕發作。臣少多病，年纔五十，髮白齒落，理不久長。加以罪犯至重，所處又極遠惡。憂惶慚悸，死亡無日。單立一身，朝無親黨。居蠻夷之地，與魑魅爲羣。苟非陛下哀而念之，誰肯爲臣言者。臣受性

愚陋，人事多所不通。惟酷好學問文章，未嘗一日暫廢，實爲時輩所見推許。臣於當時之文，亦未有過人者。至於論述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爲詩歌、薦之郊廟，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鋪張對天之閱休，揚厲無前之偉績。編之乎詩書之策而無愧，措之乎天地之間而無虧。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一伏以大唐受命有天下，四海之內，莫不臣妾。南北東西，地各萬里。自天寶之後，政治少懈。文致未優，武尅不剛。孽臣姦隸，蠹居碁處。搖毒自防，外順內悖。父死子代，以祖以孫。如古諸侯自擅其地，不貢不朝。六七十年，四聖傳序，以至陛下。陛下卽位以來，躬親聽斷，旋乾轉坤。關機開闔，雷厲風飛。日月清照。天戈所麾，莫不寧順。大宇之下，生息理極。一高祖創制天下，其功

大矣。而治未太平也。太宗太平矣。而大功所立，咸在高祖之代。非如陛下承天寶之後，接因循之餘。六七十年之外，赫然興起，南面指麾，而致此巍巍之治功也。宜定樂章，以告神明。東巡泰山，奏功皇天。具著顯庸，明示德意。使永承年代，服我成烈。當此之時，所謂千載一時，不可逢之嘉會。而臣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戚戚嗟嗟，日與死迫。曾不得奏薄技於從官之內，隸御之間。窮思畢精，以贖罪過。懷痛窮天，死不閉目。瞻望宸極，魂神飛去。伏惟皇帝陛下，天地父母，哀而憐之。無任感恩戀闕，慚惶懇迫之至。謹附表陳謝以聞。

戇，音貢，愚也。灑，水所聚也。左傳魑魅罔兩，皆鬼怪。白玉牒，卽文牒。天寶，

唐明皇年號。碁，卽棋字。凡出師以討反寇，稱其兵爲天戈。大宇之下，猶

言天下顯庸，光大之意。宸極，天之樞，喻皇帝之位。

論佛骨表

韓愈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一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常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

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尙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

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尙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梁武帝，三次捨身同泰寺，羣臣出錢贖之。臺城卽今南京。鳳翔今陝西鳳翔府。大內，卽皇宮。禳，割也。宣政，殿名。左傳乃使巫以桃茆先祓殯。

古文拾級卷六

唐文

進學解

韓愈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俊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

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一觚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一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一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一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躓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一先生曰，吁，子

來前。夫大木爲宗，細木爲桷。榑櫨侏儒，椳闌扂楔。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由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糜廩粟。子不知畊，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

若夫商財賄之有無，計班資之崇庳。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

唐元和七年，韓昌黎爲國子博士，故自稱國子先生。毀於隨者，毀於因循不振。聖賢，謂聖君賢相。占，有也。庸，用也。爬羅剔抉，謂搜取人才。刮垢磨光，謂造就人才。鈎玄，卽探原。捐舍也。兀兀，勤苦也。觝，音底，觸也。苴，音諸，藉也。姚姒，虞夏之姓。規，取法也。佶屈聱牙，皆難讀意。葩，華麗也。莊騷，謂莊子離騷。太史所錄，謂史記漢書。子雲姓楊，相如姓司馬。詩狼跋其胡，載疎其後。胡，頷肉也。後，尾也。冗，音重，散也。命與仇敵，爲謀數遭敗壞。頭無髮，如童山無草木。豁，落也。朶，音萌，梁也。桷，音角，椽也。櫺櫺，短柱。侏

儒、短椽。椽、音威。闌、音業。后、音覃。楔、音屑。四者皆門上物。洩、溺也。勃、糞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四者皆貴藥。紆、緩態也。卓犖、直道也。轍、謂車轍。環、繞也。荀卿、趙人。齊襄王時爲祭酒。後爲楚蘭陵令。要求也。促促、近察貌。別本作役役、不知孰是。盜竊、謂抄襲。財賄、謂祿。班資、謂品秩。痺、下也。前人、指執政者。杙、音亦。楸也。訾、音紫。昌陽卽菖蒲。延年之藥。菘苓、主滲瀉。

伯夷頌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

耳。一若伯夷者，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爲明。峯乎泰山，不足爲高。巍乎天地，不足爲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爲不可。殷旣滅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由是而言，夫豈有求而爲哉，信道篤而自神明也。一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萬世之標準也。予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一雖然，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矣。

峯，音淬，危高也。宗周，謂服從周代。沮，恐怖之也。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爲定名，道與德爲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其小之也亦宜。其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入於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

附之，出者汗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

之工以瞻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倦。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一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爲臣。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

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一帝之於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

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一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一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煦煦，小惠貌。孑孑，孤立貌。黃老謂黃帝老子。楊墨卽楊朱墨翟。教者，猶言設教者。處其三，蓋加以佛老二教也。顛，殞也。贍，足也。湮，音因，沒也。鋤，削去也。人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無爪牙以爭食，故無聖人，則人類滅矣。帝之與王謂五帝三王。郊者，郊祭。假音格，降也。廟者，廟祭。荀卿名况。

趙人嘗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著書數萬言，即名曰荀子。漢揚雄字子雲，所撰有法言十三卷。佛老之道，不塞則不止。聖人之道，不流則不行。人其人，令僧道還俗。廬其居，改寺觀爲民房。

送孟東野序

韓愈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爲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一樂也者，鬱于中而泄于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

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斂，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爲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氏鳴者，不

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鳴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爲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德，莫之顧邪。何爲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游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

斂同奪。太庚盤遊無度，厥弟五人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故曰五子

以其歌鳴。莊周，楚人，作書名莊子。荒唐，猶言太空。臧孫辰，卽魯大夫臧文仲。老聃，姓李，名耳，著書名老子。申不害，以黃老刑名之學相韓昭侯，著書二篇，名申子。韓非，韓之諸公子，著書五十六篇，名韓非子。慎到，韓大夫，有書四十六篇。田駢，齊人，時稱談天口。鄒衍，臨淄人，著書十餘萬言，名重列國。燕昭王師事之。尸佼，魯人，著書二十篇，號尸子。孫武，齊人，著兵法十三篇。李斯，秦相，專言威令。司馬遷著史記。司馬相如，蜀人。唐陳子昂，字伯玉，時稱海內文宗。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工文辭。元結，字次山，所著有元子十篇。李觀，字元賓，與韓文公同時。不懈而及於古，言孟東野詩無懈筆，可追唐虞三代之文辭。張籍，字文昌，烏江人，善古詩，及

書翰行草。舉進士，官至國子司業，役於江南爲栗陽尉。不釋然，不平之意。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一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

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

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剗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

未嘗別，足下何爲爲我戚戚也。一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畊於寬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剌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何如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俳優、雜戲也。斗筲、喻鄙細也。剌同黥、刺面也。取一障而乘、在外得一小官也。語出漢書張湯傳。

與孟尙書書 名簡字幾道

韓愈

愈白。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一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各自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

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祟，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一旦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

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亂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僂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

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數，音妒，言敗壞也。周禮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以佐王平邦國。廓，空也。秦始皇時，挾書者棄市，是爲挾書律。侏儻，支離貌，謂無當於道也。張籍，字文昌，烏江人，以能詩名。崔湜，字澄瀾，定州人，少年爲宰相。

上兵部李侍郎書名巽

韓愈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
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
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
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
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
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
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
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

國、叔向携手以上。然則非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尙賢而舉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寧戚之歌，驪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瀆尊嚴，伏增惶恐，愈再拜。」

齊桓公時寧戚叩牛角而歌，桓公舉以爲相。左傳驪明貌不揚，在堂下而言，叔向聞之，下堂攜手而上。瓌怪，猶言奇異。諷，微諫也。唐李巽，字令

叔，趙州人，憲宗時爲鹽鐵轉運使，善理財。

柳子厚墓誌銘

韓愈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爲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奭，爲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阜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爲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爲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衆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僞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

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卽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爲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爲詞章，汎濫停蓄，爲深博無涯涘，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爲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旣至，嘆曰：是豈不足爲政邪？因其土俗，爲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侷，則沒爲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爲進士者，悉以子厚爲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爲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一其召至京師而復爲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

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爲，而其人自視以爲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爲人，不自貴重。顧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爲世用，道不行於時也。」

「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

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爲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爲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旣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旣固旣安、以利其嗣人。

北魏姓拓跋氏，本黃帝之後，受封北土，南北朝時，立國，號曰魏，後改姓元。褚遂良，唐錢塘人，字登善，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太宗崩，同受顧命。韓瑗，唐三原人，字伯玉，高宗廢王后，立武氏，瑗與褚遂良爭之，不聽。嶄，音讒，高峻也。蹕，同卓。座人，同座之人。諸公要人，謂有權位者。王叔文章，執誼用事，拜宗元禮部員外郎。憲宗即位，貶叔文渝州司戶參軍。宗元坐王叔文黨，貶邵州刺史。未至，貶永州司馬。子本相侔，謂本利錢同其數。衡湘在湖南。劉夢得名禹錫，中山人，以能詩名。連州今廣東連州府。徵逐，往來酬酢之意。詡詡，自矜貌。裴行立，唐絳州人，貞元中爲桂管觀察使，慈政及民。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側聞江南多游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爲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

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讌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讌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蓋瓦級甃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眾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嘆，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

老矣、如獲從公游、尙能爲公賦之

三王、王勃作序。王緒作賦。王仲舒修閣作記。太原王公卽仲舒、復修閣、愈爲記。

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年十八登進士第、又中宏辭拔萃、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從幸奉天、詔書旁午、累遷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爲裴延齡所讒、貶忠州別駕。諡宣。

伏以初經大變、海內震驚、無論順逆賢愚、必皆企竦觀聽。陛下一言失、則四方解體、一事當、則萬姓屬心。動關安危、不可不慎。臣謂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若羣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羣情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

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乎當變故動搖之時，在危疑向背之際，人之所歸則植，人之所去則傾。陛下安可不審察羣情，同其欲惡，使億兆歸趣，以靖邦家乎。此誠當今之所急也。「然尙恐爲之不易者，蓋以朝廷播越，王命未行。施之空言，人或不信。何以言其然。今天下之所欲者，在息兵，在安業。天下之所惡者，在斂重，在法苛。陛下欲息兵，則寇孽猶存，兵固不可息矣。欲安業，則征徭未罷，業固未可安矣。欲薄斂，則郡縣懼乏軍用，令必不從矣。欲去苛，則行在素霽威嚴，言且無驗矣。此皆勢有所未制，意有所未從。雖施於德音，足慰來蘇之望，而稽諸事實，未符悔禍之誠。」且動人以言者，其感不深。動人以行者，其應必速。蓋以

言因事而易發，行違欲而難成。易發故有所未孚，難成故無思不服。今陛下將欲平禍亂，拯阡危，恤烝黎，安反側。既未有息人之實，又乏於施惠之資。唯當違欲以行己所難，布誠以除人所病。乃可以彰追咎之意，副惟新之言。若猶不然，未見其可。一頃者竊聞輿議，頗究羣情。四方則患於中外意乖，百辟又患於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實。上下否隔於其際，真偽雜糅於其間。聚怨囂囂，騰謗籍籍。欲無疑阻，其可得乎。物論則然，人心可見矣。一蓋謂含弘聽納，是聖主之所難。鬱抑猜嫌，是眾情之所病。伏惟陛下神無滯用，鑒必窮微。愈其病而易其難，如淬鋒潰疣，決防注水耳。可以崇德美，可以

濟艱難。陛下何慮不行，而直爲此慄慄也。」臣謂宜因文武羣官入參之日，陛下特加延接，親與叙言。備詢禍亂之繇，明示咎悔之意。各使極言得失，仍令一一面陳。軍務之際，到卽引對，不拘時限，用表憂勤。周公勤握髮吐餐，而天下歸心，則此義也。又當假之優禮，悅以溫顏。言切而理愜者，必賞導以盡其情。識寡而辭拙者，亦容恕以嘉其意。有諫諍無隱者，願陛下叶成湯改過之美，褒其直而勿吝其非。有謀猷可用者，願陛下體大禹拜言之誠，獎其能而急行其策。至於匹夫片善，採錄不遺。庶士傳言，聽納無倦。是乃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化疑梗爲訢合，易怨謗爲謳歌。浹辰之間，可使丕變。陛下倘行之不厭，

用之得中。從義如轉圜，進善如不及。推廣此道，足致平和。其於昭德塞違，恐不止當今所急也。慮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冀垂睿思，反覆詳覽。必或無足觀採，捨棄非遙。謹奏。」

唐德宗用兵諸鎮，詭法取民。李希烈寇襄城，發涇原兵救之，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時朱泚閑居京邸，亂軍奉之。泚僭號，引兵犯奉天，渾瑊討之，遁歸長安。帝信任盧杞，閉拒忠諫，雖在播遷，猶不悟，贄上此狀。吝恨也。

古文拾級卷七

漢文

為後主伐魏詔

諸葛亮

諸葛亮，三國時瑯琊人，字孔明，漢末避難居南陽，劉先主三往問計，延為軍師，先主即位，拜丞相。後主時，封武鄉侯，謚忠武。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昭烈

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誕膺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膺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從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眾。董督元戎，龔行天

伐。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總一疆眾，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旣集，人事又至。師貞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旃麾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

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沉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俾稱朕意焉。」

董卓，漢逆臣。天衡，謂國柄。神器，謂帝位。隕越，傾倒意。符，符瑞也。識，識緯也。否，音鄙，塞也。恣睢，暴戾也。史記伯夷傳，暴戾恣睢。龔，讀恭，義亦同。犄角，繼後絀前也。茅土之慶，謂賞以土地。不式，不用也。貸，寬恕也。露布，古時公文之名，猶言露版不封，布諸視聽，又稱軍中捷書。旂，同旌。

三游論

苟悅

荀悅字仲豫，家貧無書，每於人家見篇牘，一覽即記，官至秘書監侍中。

世有三游，德之賊也。一曰游俠，二曰游說，三曰游行。一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於世者，謂之游俠。一飾辨辭，設詐謀，馳逐於天下，以要時勢者，謂之游說。一色取仁以合時好，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游行。一此三游者，亂之所繇生也。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一夫先王之所慎也。國有四民，各修其業。不繇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生，王道乃成。凡此三游之作，生於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綱紀廢弛。以毀譽爲榮辱，不核其真。以愛憎爲利害，不論其實。以喜怒爲賞罰，不察其理。上下相冒，

萬事乖錯。是以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疏而舉筆，善惡謬於眾聲，功罪亂於王法。然則利不可以義求，害不可以道避也。是以君子犯禮，小人犯法。奔走馳騁，越職僭度。飾華廢實，兢趨時利。簡父兄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愛。忘修身之道，而求眾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供饗宴之好。苞苴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記繁於公文，私務眾於官事。於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壞矣。游俠之本，生於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授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以正行之者，謂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於爲盜賊也。游說之本，生於使乎四方，不辱君命。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則專對解結，辭之懌矣。民之莫矣。以正行之者，謂之辨智。其失之甚者，

至於爲詐給徒衆矣。一游行之本，生於道德仁義，汎愛容衆。以文會友，和而不同。進德及時，樂行其道，以立功業於世。以正行之者，謂之君子。其失之甚者，至於因事害私，爲姦軌矣。其相去殊遠，豈不哀哉。故大道之行，則三游廢矣。一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惡要于公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故實不應其聲者，謂之虛。情不覆其貌者，謂之僞。毀譽失其真者，謂之誣。言事失其類者，謂之罔。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民志定矣。民志既定，於是先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奉業勸功，以用本務。不求無益之物，不畜難得之貨。絕靡麗之飾，遏利欲之巧，則淫流之民定矣。

而貪穢之俗清矣。息華文，去浮辭。禁僞辨，絕淫智。放百家之紛亂，一聖人之至道。則虛誕之術絕，而道德有所定矣。尊天地而不瀆，敬鬼神而遠之。除小忌，去淫祀，絕奇怪，正人事。則妖僞之言塞，而性命之理得矣。然後百姓上下，皆反其本。人人親其親，尊其尊，修其身，守其業。於是養之以仁惠，文之以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苞，席草也。苴，麻子也。苞苴，猶言賄賂。

求通親親表

曹植

曹植字子建。操子，年十餘，誦讀詩論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性簡易。不治衣飾，輿馬不尚華麗，封陳思王，年四十一而薨。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一夫天德於萬物，可謂洪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之不成，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實在敦固。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一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臣百僚，番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

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修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絕。吉凶之間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閼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一退省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一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

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情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棠棣匪他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左右唯僕隸，所對唯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竊不願於聖代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嘆。伊尹耻其君不

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

紫闥，謂宮禁。戚戚，不安貌。具爾，出詩經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悽，音樓，悽悽，勤懇也。

極諫外家封事

劉向

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楚元王四世孫，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既冠，以行修飭，擢諫大夫，歷三十餘年，七十一卒。宋祥符二年，詔封彭

城伯。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寧，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寧殖，出其君術，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

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一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

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一物盡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微象。孝昭帝時，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卽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于外戚，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

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向上封事極諫。書奏，召見向，歎息悲傷。上數欲

用向爲九卿，以王氏故，終不遷，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六卿謂智伯、范、中行、韓、趙、魏。田崔謂田氏、崔氏、齊之世卿。孫寧謂孫氏、寧氏、衛之世卿。季孟謂季孫氏、孟孫氏、魯之世家。穰侯、涇陽、葉陽君，皆秦昭王母弟。趙高、秦始皇時宦官，始皇死，高使其婿閻樂弑二世於望夷宮。漢高祖崩，呂后之族呂祿、呂產用事，謀危劉氏，周勃等討平之。魚鱗左右，言在帝左右，相次若魚鱗也。時外戚王氏擅權，一門封五侯。寄治，謂內行汙下，而外貌寄於治理也。昭帝時，冠山之下有石自立，三石爲足，一石爲上，故云冠石，意必好事者爲之。仆柳，謂昭帝時上林有柳已死，僵仆於地，而更起生。

貞節先生范史雲碑

蔡邕

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仕爲議郎。較正六經。親書於碑。置之太學門外。及卒。搢紳諸儒莫不流涕。

先生諱丹。字史雲。陳留外黃人。陶唐氏之後也。其在周室。有士會者爲晉大夫。以受范邑。遂以爲氏。漢文景之際。爰自南陽來家于成安。生惠。延熹二年。官至司農廷尉。君則其後也。君受天正性。志高行潔。在乎幼弱。固已藐然有烈節矣。一時人未之或知。屈爲縣吏。亟從仕進。非其好也。退不可得。乃託死遁去。親戚莫知其謀。遂隱竄山中。涉五經。覽書傳。尤篤易與尙書。學立道通。久而後歸。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其

在鄉黨也。事長惟敬，養稚惟愛。言行舉動，斯爲楷式。郡縣請召，未嘗屈節。其有備禮招延，虛已迓止，亦爲謀奏，盡其忠直。以處士舉孝廉，除郎中萊蕪長。未出京師，喪母，行服故事。服闋後，還郎中。君遂不從州郡之政。一凡其事君，過則弼之，闕則補之。通清夷之路，塞邪枉之門。舉善不拘階次，黜惡不畏強禦。其事繁多，不可詳載。一雅性謙儉，體勤能苦，不樂假借。與從事荷負徒行，人不堪其勞，君不勝其逸。一辟太尉府，俄而冠帶。或以羣黨見嫉時政，用受禁錮。君罹其罪，閉門靜居。九族中表，莫見其面。晚節禁寬，困於屢空。而性多檢括，不治產業。以爲卜筮之術，得因吉凶，道治民情，以受薄償，且無咎累。乃鬻卦于梁宋之域，好事者覺之，應時輒去。禁旣蠲除，太尉張公、司徒崔公，前

後四辟，皆不就仕。不爲祿故，不牽於位，謀不苟合，故特立于時。是則君之所
以立節明行，亦其所以後時失途也。一年七十有四，中平二年四月卒。太尉
張公、兖州劉君、陳留太守淳于君、外黃令劉君，僉有休命。使諸儒參按典禮，
作誄著謚曰貞節先生，昭其功行。錄記所履，謀于耆舊。刊石樹銘，光示來世。
銘曰。

於顯貞節，天授懿度。誕茲明哲，允迪德譽。如淵之清，如玉之素。溷之不濁，涅
之不汙。用行思忠，舍藏思固。伯夷是師，史鱮是慕。榮貧安賤，不恡窮遘。甘死
善道，遺名之故。身沒譽存，休聲載路。

史鱮即史魚，衛靈公之直臣。窮遘，謂處境窮而遭遇乖遘也。恡，同吝。

答蘇武書

李陵

李陵字少卿，隴西成紀人，廣之孫，當戶之子。初爲臨沅令，後爲將。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出塞與單于戰，矢盡力屈，乃降。於匈奴中與蘇武相見，武得歸，爲書與陵，令歸漢。陵答以此書。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勤勤，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慨然。一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韝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茄互動。

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一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何如。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切怛耳。一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

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眾，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擐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既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彊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

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差。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蒞醢，鼂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

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一旦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况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

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子卿，武字。榮問，令聞也。不遺，不忘也。韋，卽皮。鞵，衣袖。毳，卽氈。羶肉，卽羊肉。酪漿，謂乳漿。玄冰，謂冰厚而玄。笳，笛類。邊聲，指笳馬之聲。臨年者，臨老之年。鯨鯢，大魚名，並爲鯨鯢，皆誅戮也。先君，謂父。不入耳之歡，指富貴之樂。先帝，謂武帝。天漢，武帝年號。出天漢之外，言師出正朔所加之

外。新羈，謂馬之新受絡頭者。塞，拔取也。梟帥，勇將也。單于，匈奴號。決命，拚命也。爭首，爭先也。漢奸管敢先入匈奴，告匈奴以漢無伏兵，故敢復戰。執事，謂漢朝執事之臣。云云，多言也。苟怨，輕易怨也。蕭何，樊噲，韓信，彭越，黓錯，周勃，魏其侯，皆嘗被冤誣。遐舉，謂遠舉之才。先將軍，謂陵祖李廣。貴臣，指衛青。剄身，自殺也。蘇武奉使匈奴，衛律強其降。武不可，引佩刀自刺，衛律阻之，始免。然留匈奴十九年，故曰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茅土，千乘，皆封侯之意。典屬國，僅二千石。馳命，從歸漢之命也。胤子，武在匈奴所生之子。

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人，舉孝廉。昭帝時守廷尉史。宣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度，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宣帝納之。累官臨淮太守，治有異績。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一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

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

也。一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一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義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

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規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尙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污。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小白先入得立，是爲桓公。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姬譖三公子，重耳出奔，後入晉爲文公。漢高祖寵戚姬，生如意，封爲趙王。帝崩，惠帝立，呂太后酖殺趙王。惠帝崩，呂太后臨朝，諸呂專權，欲危

劉氏、諸大臣謀共誅之、迎立代王、是為孝文帝。恕情者、推己之心也。大將軍、謂霍光。亡義謂昌邑王。有德謂宣帝。視、告也。畏卻、畏上駁斥也。內與納同。奏當、處當其罪而上奏也。媮為一切、謂苟且作事。

陳情表

李密

李密字令伯、武陽人、蜀亡、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縣逼迫、密上此表。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一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於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基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

童。熒熒子立，形影相弔。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一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爲狼狽。一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苦，特爲尤甚。臣少事僞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

年。母孫二人，更相爲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烏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險，謂艱難。釁，謂禍罪。朞，周年。功，大功，小功也。強近，強視爲近。嬰，加也。尋，俄也。除，拜官也。猥，音委，頓也。隕，落也。逋緩，慢倨也。不許，謂州縣不許。僞朝，謂蜀漢。因對晉而言，故稱之如此。郎署，指尙書郎。希冀，望立隱逸名節。薄，迫也。魏武子疾，命其子顥嫁其嬖妾，顥從之。夢一老人結草，自稱

妾父，報其嫁妾之恩。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尙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一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一受命以

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人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先帝謂漢昭烈帝，劉備卽位三年而歿。三分天下，分蜀吳魏爲三。益州蜀。妄自菲薄，謂自期不高，引喻淺近，以失大義。府中、幕府中也。郭攸

之、費禕、皆侍中。董允、為黃門侍郎。桓靈謂東漢桓帝靈帝。侍中尚書名
 陳震。長史名張裔。參軍名蔣琬。後值傾覆、謂建安十三年、曹操敗備於
 當陽長坂。瀘水名、出牂牁郡。

報任少卿書

司馬遷

司馬遷字子長、龍門人、父談為太史公、遷繼其業、創史記十表、本紀
 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
 進士為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
 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

以抑鬱而無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用，女爲悅己容。若僕大質已虧缺，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一書辭宜答，會從東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一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憊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

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材之人，事關於宦豎，莫不傷氣，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傑哉。一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游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一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乃欲昂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

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一旦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一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一旦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

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流涕，沫血飲泣。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

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一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又不
能與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

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一猛虎處深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穿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一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向稱孤，繫獄具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

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一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親戚，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一古者富貴而

名磨滅，不可勝記，唯侗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及如左邱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己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僨前辱之

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所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濡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沉，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節，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謹再拜。」

按此書，諸本各異，茲從漢書校正。

太史公、遷父談。牛馬走、言爲父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少卿、任安字。望、怨也。罷、疲也。誰爲爲之兩句、猶言無知心之人、設欲爲善、爲誰爲之、有誰聽之。伯牙鼓琴、鍾子期知其意在泰山、志在流水。大質、身也。隨和謂隨侯珠、和氏璧。由夷謂許由伯夷。自點、自辱也。會從東上來、言從武帝還。卒卒、促遽貌。安爲戾太子事、罪擬死。迫季冬、謂刑日已邇。薄從上上雍、謂迫從天子、將祭祀於雍。難明言其死、故云不可爲諱。符、證也。慙、與慘同。欲利者、需利贖罪、家貧不得也。宮、腐刑也。雍渠、宦者名。景監秦王嬖人。同子武帝朝宦官、名趙談。袁絲卽袁盎。刀鋸之餘、謂宦豎。鬻、猥賤也。少負句、言少年無高遠不可羈勒之才、負、無也。周衛、宿衛周密也。

俱居門下，謂同爲侍中也。媒蘖其短，猶言釀成其禍。王庭，匈奴之廷。過當，猶言倍多。不給，不暇給也。旃，同氈。旃裘，匈奴所服。左賢王右賢王，匈奴侯王之號。積，音忒，露積也。沫，音末，汗流貌。倭，音宦，弩弓也。款款，忠實貌。彼觀，觀彼也。當，抵也，欲得其當，欲立功以抵罪也。暴，表白也。睚眦，忤目相視貌。貳師，將軍名，李廣利。理，獄官。吏議以爲誣上，上從之。茸，音冗，次也。蠶室，密室也。犯腐刑，則下蠶室。剖符丹書，封功臣之書。遷父爲太史，掌天律歷。卜視，謂卜筮祠祝。理色，謂義理顏色。關木，扭械。索，繩也。箠，杖也。楚，刑也。約，約束也。鮮，明也。榜，擊也。韓信爲楚王，人有告信欲反，高祖令武士縛信於陳，後赦之。請室，請罪之室。赭衣，赤色衣，罪人所服。三

木、刑具、在頸與手足。漢高祖購季布，布乃髡鉗之魯。灌嬰封穎陰侯，坐
 不敬，繫於田蚡所居之室。罔，法網也。臧獲卽奴婢。倜，音惕，倜儻，卓異也。
 龐涓妬孫子才，陰使人斷其兩足，因稱孫臧，臧，刑也。秦始皇遷呂不
 韋於蜀，於是作八覽成呂氏春秋。韓非著孤憤說難十餘萬言。負下，負
 累之下。閣，音合，閨閣臣，宦官也。引出也。曼辭，美辭也。

論貴粟疏

鼂錯

鼂錯，穎川人，拜太子家令，號智囊。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
 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

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歛，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

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一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一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價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一而商賈，大者

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遨，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一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

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地著，安土也。服役，服公家之役。樵，亦薪。治官府，作官舍也。倍稱之息，猶言加倍之息。贏，獲利也。曳，音異。溲，音屑，散也。復卒，免其爲卒也。五大夫，

第九等爵也。

過秦論上

賈誼

賈誼洛陽人，漢文帝召為博士，遷大中大夫，改長沙王太傅。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縱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

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兼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爲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縱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強國請服，弱國入朝。延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

地，以爲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鋌，鑄以爲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爲城，因河爲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爲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爲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旣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爲兵，揭竿爲旗。天下雲

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鋤耨棘矜，非銛於鈞戟長鎗也。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爲家，殽函爲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者，論秦之過也。殽，山名。函谷，關名。雍州，今陝西。商君，卽衛鞅。連衡，宜讀連橫，以一國離六國也。河西，魏地名。漢中巴蜀三郡，並屬益州。

合從之從字，音宗，以六國攻一國也。孟嘗，卽田文。平原，卽趙勝。春申，卽黃歇。信陵，卽魏公子無忌。召滑，音邵，依櫓，大楯也。敲，短杖。扑，長杖。六合，謂天地四方也。百越，猶言百種。華，山名。誰何，言誰敢問也。殊俗，遠方也。遷徙之徒，謂陳涉、戍漁陽之徒。羸，擔也。景，同影。矜，音芹，矛柄也。銛，音仙，利也。鍛，音曬，長矛也。

卷七終

古文拾級卷八

漢周文

留侯世家

司馬遷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仕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遊，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姓名，亡匿下邳。良嘗間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

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爲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一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

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

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郅、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一、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鬥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一、留侯性多病、卽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諍、未能得堅決者也。呂后恐、

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願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

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佯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用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尙安所施。

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仇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

謂非天平。上曰，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留，在沛縣淮陽地方。倉海君，東夷之長。狙擊，騰躍而擊，若猴狀。博浪地

名，前漢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圮，橋也。毆，擊也。父，長老之稱。圮

上老人，東坡以為隱君子。廐將，官名。不省，猶言不從。褒中，今漢中府褒

城縣。郟，同隙，劫強之使出也。角，同角，古音祿。葆，同寶。

管晏列傳

司馬遷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

原书缺页

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旣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旣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

人也。一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一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一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

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爲上客。

「晏子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

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爲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一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爲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頌上，卽今安徽頌上縣。鮑叔牙，齊大夫。不多不稱美也。上服度，上之服御物有制度。六親，父母，兄弟，妻子。四維，禮、義、廉、恥。輕重，錢幣。管子有輕重篇。桓公與蔡姬戲舟中，蔡姬習水蕩公，公歸蔡姬而弗絕，蔡人嫁之。因伐蔡。山戎伐燕，桓公救燕，遂伐山戎。桓公與魯會柯而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後悔，欲無與魯地。管仲以爲背信，遂與曹沫三敗所亡之地。萊，今山東東萊地。衡命，權衡量度而行之也。三世，謂靈、莊、景三公。信，同伸。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皆管仲著書篇名。晏子春秋凡七篇。

屈原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怨生也。一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一屈原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

大破楚師於丹淝，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一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一是時，屈平既疎，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

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剽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

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一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一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

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過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離憂，遭憂也。淖，溺也。蛻，音退，蟬蛻，蟬之去皮也。皤，音嚙，皤然，疎靜貌。滓，

音子，濁也。丹浙，二水名，在弘農。冏，音盖，溲，音屑，歃也，汗也。可以汲，謂可

以汲而不汲。如王之明者，汲而用之，則上下並受其福也。察察，淨潔貌。

汶汶，垢汚也。蠖，音渥，溫蠖，昏憤也。

鄭伯克段于鄆

左邱明

左邱明周人，因春秋作傳。宋元豐中，封瑕丘伯。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所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已。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

若之何。欲與犬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犬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犬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犬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犬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絜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寤，蘇也，寤生者，生之難，絕而復蘇也。亟，音器，屢也。制，地名，巖險也。雉，長

三丈，高一丈，百雉，長三百丈，高一丈。侯伯之國，城長三百雉，大都，三分

其國城之一，不過百雉。不度，猶言不合度。斃，敗也。貳者，貳心也。子封卽

公子呂。厚，謂得地廣大。暱，親近也。完者，完城郭。聚者，聚人民。夫人卽武

姜。鄭志，謂鄭伯之志，在於殺弟。難之者，難言其出奔。封人，封疆之官。繫，

語助。闕地，卽掘地。隧者，地道。賦者，賦詩。洩洩，舒散意。不匱，猶言無窮。孝

子之心無窮，其感化人則錫及疇類。

曹劌論戰

左邱明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遂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劌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

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剋，音貴。肉食者，言在位之人。弗敢加，謂祭神之禮，不敢有加於舊，而告神必以誠信也。小獄，謂爭訟之類。大獄，謂殺傷之類。情者，盡我心也。乘，兵車也。大崩曰敗績。軾，車前橫木。

齊桓公伐楚盟屈完

左邱明

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

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於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帥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何如？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牛走順風，馬走逆風，故不相及。涉，踏也。召康公卽召公奭。太公卽呂望。履，謂踐履之地。穆陵，無棟皆齊地。包，束也。共，同供。茅，菁茅也。縮酒者，灌

酒於束茅也。徵，問也。楚昭王南巡狩，渡漢水，船壞溺死，故不復。陘，音刑，在頴州召陵縣。屈完，楚大夫。如師者，往齊師，觀兵勢。不穀，諸侯謙稱。徵，求也。君惠徼福於社稷者，以君之惠而我得徼社稷之福也。方城之山，可用為城。

子產壞晉館垣

左丘明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閻，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

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敬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溼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痺，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藏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匄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

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鄭伯，簡公。晉侯，平公。我喪，謂魯襄公喪。晉侯以魯喪爲辭，不見鄭伯。士文伯，晉大夫，名曰，字伯瑕。讓，責也。無若云云，猶言諸侯卿大夫，辱來見

晉君者，無如之何。閼，音翰，閼閼，館門也。能戒，謂能防寇盜。共命，同供命。誅水，猶言責求，賦貨財也。輸，納也。輸於庫，卽爲晉君之物，故非見君而薦陳之，不敢輸也。僑，子產名。庫，音陞，小也。闕門曰觀。公寢，謂晉君之寢室。庫，以藏幣，廡，以養馬。廡，音覓，舍也。甸人設照庭大燭。有代，有代役之人。巾車，主車官，以脂膏塗客車軸。圉，音語，無寧菑患，猶言寧復有菑患，言晉文公爲盟主，善待其客。鞮，音低，銅鞮，離宮名。舍於隸，人之居。天厲，謂疾疫。羸，受也。釋辭，猶言廢辭。輯，睦也。懌，悅也。莫，安定也。

召公諫厲王止謗

國語

厲王虐，國人謗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使監謗者。以告，則

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弗聽，於是國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衛巫、衛國之巫。弭、止也。鄣、防也。爲民、治民也。瞽、樂師。史、外史。瞭、無眸子者。矇、有眸子而不見者。盡規者、盡其規諫之責。備敗者、防其敗也。其與能幾何、猶言與我者、尙有幾何。

敬姜論勞逸

國語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以歎爲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紃。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况有怠惰，其何以

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日，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祀也。仲尼聞之曰，弟子志之，季氏之婦不淫矣。」

獸，音觸，文伯名。主，謂主母。僮，頑童。備官，卽居官。大采者，服五采。祖，習也。識，知也。地德，謂地有廣生之德也。師尹大夫官。惟旅，謂衆士。牧相，謂州牧國相。小采，三采也。秋暮夕月服三采。司載，官名，司天文者。糾，察也。虔，敬也。惰，慢也。庀，音披，上聲，治也。貫，事也。沈，音耽，上聲，冠之垂者。紘，音宏，延。紘，纓從下而上者。紘，冠上覆。列士，元士也。社，謂春分社日。冬祭曰烝。烝，罪也。而與爾同。修我，做我也。穆伯，文伯父。

王孫圉論楚寶

國語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又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

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王孫圜，楚大夫。趙簡子，晉大夫。趙鞅，白珩，楚之美佩玉。幾何，猶言值價幾何。觀射父，楚大夫。左史，官名。倚相，人名。獻善敗者，告君孰善孰惡。百物，諸事也。上下，謂天神地祇。憲，法也。譁囂，謂鳴玉聲。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

萬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眾，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今先生儼然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語相結，天下爲一。約從連橫，兵革不藏。文士並飭，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旣備，民多僞態。書策稠濁，百姓不足。上下

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悞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沉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一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去秦而歸。羸滕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一歸至家，妻不下紉，嫂不爲

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歎曰：「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父母不以我爲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爲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見說趙王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趙王大說，封爲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白璧百雙，黃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橫，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決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絕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任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

於政，不式於勇。式於廊廟之內，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黃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煌於道。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桑戶樅樞之士耳。伏軾擗銜，橫歷天下。庭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抗。」將說楚王，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側耳而聽。媵蛇行匍伏，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媵，何前倨而後卑也。」媵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蓋可以忽乎哉！」

國策，不知誰何所作，大抵皆秦時遺籍。蘇秦，洛陽人。時關東有楚、燕、趙、魏、韓、齊六國。關西惟秦，其地廣。以六攻一，曰連。以一離六，曰橫。巴、蜀、漢

中、三郡。巫山，屬夔州。黔，故楚地。限，界也。殺，山名。函谷，關名。教，習也。文章，法令也。誅罰，出戰也。補遂，國名。涿鹿，地名。崇者，崇侯虎。任，用也。稠濁，多且亂也。聊，賴也。偉服，儒者盛服。綴，音拙，縫約也。羸，纏也。滕，束脛幅，以便於行。躡，草履。紵，織也。陰符，太公兵法。摩，近也。燕烏，集闕，地名。見說，見而說也。純，音豚，束也。十四兩曰鎰。賢，勝也。式，用也。

范睢說秦王

國策

范睢至。秦王庭迎范睢，敬執賓主之禮。范睢辭讓。是日見范睢，見者無不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進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請。」范睢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

寡人乎。范雎謝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尙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陽之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一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果收功於呂尙，卒擅天下，而身立爲帝王。鄉使文王疏呂望而弗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臣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以陳臣之陋忠，而未知王心也。所以王三問而不對者，是也。臣非有所畏而不敢言也。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弗敢畏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不足以爲臣恥。五帝之聖而死，三王之仁而死，五霸之賢而死，烏獲之力而死，奔育之勇而死，死者人之所必

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何患乎。伍子胥
橐載而出昭關，夜行而晝伏，至於菱水，無以餌其口。膝行匍伏，乞食於吳市，
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進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
說之行也。臣何憂乎。箕子接輿，漆身而爲厲，被髮而爲狂，無益於殷楚。使臣
得同行於箕子接輿，可以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又何恥乎。臣之所
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盡忠而身斃也，是以杜口裹足，莫肯卽秦耳。
一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保傅之手。終身闔
惑，無與照奸。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

原书缺378--末